



還珠樓  
主人影無雙

上海滙文書店印行

6

還珠樓主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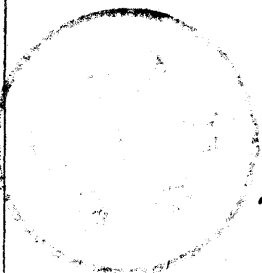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圖書館藏書



AS41 212 0025 57208

翼人影無雙  
第六集

上海匯文書店印行



505409

# 翼人無雙目次

## 第六集

一 森林中的骷髏……………一

二 毒火散如烟一擊功成霹靂子……………二〇

三 傷惡鳥賀小俠初鬥白蟾劍……………三八

四 鐵羽竟中分古洞陰森驚異事  
昏光搖冷夜哀呻慘厲驚雄心……………五七

# 翼人影無雙 第六集

## 一 森林中的骷髏

前文鐵笛子，因尋苦沙彌踪跡，被一女異人困住，不久便吃苦沙彌趕回，將其放落，岑同，南曼，崔真，晏文嬰，男女四俠，也由藥夫子指點，尋到洞內，放毒火的叛賊，和正受惡報的一些凶孽，也被除去，苦沙彌隨說，昨日急於報仇除害，有許多話，不會提到，以致同伴與鐵笛子，發生誤會，同時在無意中得知崖後森林那面，來了新桃源的仇敵，如今已由藥夫子師徒，迎頭趕去，爲衆除害，連先去林玉虬，和童忙子任彩鸞夫婦，均要回轉，崖後這面，由他師徒三人，出力相助，使衆人平安度歲，決可無慮，鐵笛子隨又談到過崖時，曾有一梨下墜，并聽頭上振羽之聲，事出意外，又正隱伏在側，有松陰擋住，不曾看出何物等語，苦沙彌聞言，似頗驚奇，後同走出，五人望見森林那面，寒光映日，又想追去，被苦沙彌二次攔住，令其速回，行時并有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，靜以觀變，相機而動之言，跟着便聽隔崖信號，又見林玉虬師徒三人趕回，連發信號催歸，趕過崖去一看，大俠智生，和華亭小雙俠中的徐立，正在山亭對弈，暗中指揮發令，戒備甚嚴，表面却極安靜，當日夜裏，又是全村歡宴，還要試演花燈助興，表面如常，主客多人，十九不在當地，料有變故發生，剛到亭下，智生祇令鐵笛子一

人，上去商計，餘均分成兩路，去往山口，埋伏接應，林玉虬等三人，還未趕到，鐵笛子上去一談，原來村中壯士甘回子，人最忠勇，先借斫柴打獵掩飾，在山口外守望，相助防守的二位小俠，小飛俠曾空兒，連珠彈向勤，一時無聊，欲往隔崖打獵，甘回子緊守村規，不肯同去，曾尙二人，知道村人武勇忠義，又有巨獠獵犬，分頭埋伏窺探，敵人如來，老遠便可望見，雙方商定彼此應援的信號，便各起身，先在崖洞裏面，被一怪人，將火把撲滅，跟着，在外窺探了一陣，不見動靜，又發現了二十多隻死山鷄，傷口多半嵌有樹葉，有的頭也斬斷，心正驚疑，忽見空中，鴉羣亂飛，紛紛受傷下落，同時發現前面一片烏雲，帶着兩點金光，電馳而來，所過之處，林木蕭蕭，起伏如潮，聲勢甚是猛惡，曾尙二俠，乃華亭小雙俠的好友，昨日中午才到，和鐵笛子夫婦，尙是初見，金眼黑鵬，並未見過，先頗驚奇，等到飛近，剛看出那是一隻大鳥，與所聞黑鵬相似，方想，久聞此鵬，雖極威猛，因受前輩女俠天山鷹多年訓練，從不肯驚人耳目，有時起落，也在隱僻之處，再說此鳥，也比平日所聞較大，照此來勢，近山一帶的居民，必已受到驚擾，今日何故飛得這等低法，念頭還未轉完，一條黑影，已由林旁崖角後，箭一般斜射上去，正是洞中所見，身材瘦長，面上好似蒙着一塊黑紗的怪人，同時發現剛剛飛來的那隻怪鳥，比平日所見黑鵬，要大得多，又是禿頂，腦後還披着一叢白毛，祇上半身全黑，後面短尾鋼翎，根根倒立如箭，稀落落宛如一柄羽扇，和那黑衣怪人，似頗相熟，來勢那等猛惡，吃怪人由斜刺裏，凌空兩三丈，竄將上去，迎個正着，一手撈住

一隻剛伸出來的鳥爪，稍爲一翻，便將翅根抓住，往上騰起，耳聽空中，連聲呼叱，與怪鳥低鳴急嘯之聲，連人帶鳥，已作一弧形，由低而高，凌空畫了大半個圓圈，往來路飛馳而去，怪鳥來勢太急，人還不會翻上鳥背，祇將一隻鳥腿抓住，往上要翻的轉眼之間，已被帶出好幾丈，快到會尙二人頭上，方始轉側高起，怪人也就勢翻將上去，雙手急抱鳥頸。整個身子，俱都伏貼在鳥背之上，動作既快，身法又極靈巧，彷彿平日練熟的事，再一飛高，稍爲隔遠，決看不出鳥身上，伏得有人，當時祇覺一陣狂風，飛砂走石，由旁刮過，風中一片墨雲，由橫而直，改走回路，轉眼冲霄直上，墨雲也由大而小，祇一兩句話功夫，便祇剩下一個黑點，在斜陽晚霞之中移動，再看，業已穿入雲層之中，不見踪跡，會尙二人，正在相顧驚奇，猛一回顧，東南方遙空中，忽又有一黑點出現，因那一帶，空着大片青天，雖是黃昏將近，仍可望見，心疑前見一人一鳥，去而復轉，定睛一看，這次黑點，飛得甚高，祇在青冥杳靄之中，往來移動，隱現出沒，并不下降，相隔又高又遠，雖然看不真切，但是方才見過，怪鳥去時情景，與此相同，斷定無差，估計那一帶，正是靠近新桃源後崖左近的上空，這東西決不是什麼好路道，此時天近黃昏，飛得這高，下面的人，未必留意能够看出，會空兒心裏一急，首先發出信號，因那怪鳥，來時飛得極低，差不多快要貼近地面，被沿途山嶺擋住，隔崖防守的人，雖未看出，但是村中壯士，均受過多年訓練，由山口外，直到村內，到處有人，信號傳遞，非常巧妙，迅速已極，當地離開山洞祕徑更近。二人發完信號，嫌歸途較遠，

又向洞口趕去，還未到達，便遇防守壯士，趕來探詢，問知前情，立即分頭報警，會同二人，仍守當地，埋伏待機，不消片刻，全村內外，一齊傳遍，大俠智生，人最持重，機智絕倫，一得警報，便將衆人，召集攏來，正在發令，又聽專人馳報詳細情形，細一尋思，忙又發令，先命諸俠爲首，率領輪值壯士，分途埋伏守望，再命全體村衆，靜以觀變，各人祇在暗中留意，聽令而行，一切如常，不可絲毫妄動。方想崖後一面，先去了七八人，都是能手，照此情勢，除非會同二俠初來，看錯地方，斷無不見之理，如何未聽信號，會空兒忽又命一壯士，趕回報信，說那黑點，在高空，飛翔了一陣，忽然一溜黑煙也似的飛落一物，後來看出似是一個小人，頭上好似張着一柄可以隨意收發的小傘，從空下墜，黑點始終不曾低飛，由此隱去，也未再見，沒有看出是否前見怪鳥，最奇是，新飛落的那人，身材矮小，也與前見怪人不同，不知是否相隔太遠之故等語，智生細問地方，才知落處，并非崖後森林那面，怪不得命人登高眺望，并無所見，估計是在靠近森林東面亂山之中，就這樣，先去的人，多少應該看到一點影跡，如何音訊全無，正要派人，去往後崖頂上探看，鐵笛子等五人，業已趕回，因防變出非常，先將崔真，文嬰，南曼，岑同四人，分成兩路，去往前後山口要道，相助防守，祇留鐵笛子一人，互相商計，談說經過，剛問出先後去這八人，多一半是在山洞之內，剛走出來，會同二人，發現後山黑點時，早在黃昏以前，當地又隔着一片峯崖，非在遠處，不易見到，所以鐵笛子等五人，并未看出，鐵笛子問完前情，知那怪鳥，如是黑鷗，中途折

轉，即便遇到前輩高人，有什急事，催令速去，也無一面不見，便自飛走之理，再說，黑鷗如同，照例要飛到新桃源上空，不會被外人看出之處，方始凌空直下，至多落到崖頂，決不會飛得這樣低法，想起苦沙彌，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之言，黑衣怪人，是否有心爲敵，尙拿不定，便和智徐二俠商計，重又傳令，如其發現有什怪事，祇不真個來犯，不要理睬，即便不能忍容，打算動手，也要看準形勢，先發訊號，等援兵到後，再與對敵，千萬妄動不得，正談論間，林玉虬忽同童忙子任彩鸞夫婦，相繼趕到，三人和林玉虬，雖是平輩之交，但因對方，從師年久，見聞甚多，本領劍術之高，已不在諸老輩劍俠之下，大家都稱他爲老大姊，又是任彩鸞的師父，所以對他，格外恭敬，滿擬玉虬等三人，曾往森林那面趕去，一算時候，正與曾尙二人，發現怪鳥怪人之時相近，必能看出幾分，等到見面之後，一說經過，玉虬聞言，大爲驚奇，隨說，三人剛一過崖，發現森林那面，山鳥羣飛，紛紛驚起，彷彿起了極大驚擾，鐵笛子又一去不歸，心疑林中，來了仇敵，忙和岑同等人分路，匆匆趕去，快要到達，忽聽身後，有人低呼，你們不要上前，最好回去，如其不信，暫且隱伏旁觀，我如不能將這幾個凶孽，打發回去，你們再上如何，三人聞聲驚顧，發現玉虬身後，立着一個黃衣女子，貌相清濯，二目光炯炯射人，玉虬眼力本高，一看便知來人，年紀不小，憑自己的耳目，稍有絲毫聲息，當時便可警覺，沿途雖有大片坡陀，四外空曠，又由崖頂，看明形勢，方始趕下，始終并未發現人跡，怎會來人，趕到身後，還不知道，本領之高，可想而知，又聽口



氣，非但自己來歷，對方業已得知，便林中新來仇敵，也都曉得，并有代爲除去之意，越發驚奇，不敢怠慢，忙率童任二人，一同禮見，剛喊了聲，老前輩貴姓，林中來者何人，黃衣女子，把那滿佈縐紋的額角，微微一抬，接口說道，你們暫時，最好不要過問，不管敵人多少，是何來歷，都由我們代你除去便了，童忙子猛想起昨日鐵笛子等三人，所遇之事，忙答，藥夫子和苦沙彌二位老前輩，與你老人家，是一路麼，我六弟鐵笛子，早已來此，可曾相遇，說時，林玉虬原知連山教中規矩，剛將雙手三指相對，橫在胸前，恭恭敬敬，做了一個艮卦的信號，黃衣女子冷冰冰的臉上，也剛現出一點笑意，聞言，個個童忙子，低聲喝道，你們年輕人，怎不曉事，隨便開口，幸而相隔尙遠，這些惡徒，又是初來，雖然有人先到，并不知道你們細底，我師徒三人在此，更出他的意料，閒話少說，你們如相信我，便請回去，否則聽便，吃虧受害，却是自找，玉虬知是苦沙彌的同伴，不肯露出真實姓名來歷，忙將童氏夫婦止住，不令開口，邊走邊答，我名林玉虬，家父林颯，曾與連山教祖羊長老前輩，見過兩面，頗蒙垂青，後輩昨日剛來，蒙老前輩，大力相助，來敵豈堪一擊，那有不信之理，不過，諸位老前輩，未必在此久居，新桃源都是一些剛脫苦海，轉入安樂，沒有多少年的善良人民，好容易安居樂業，外來這些凶孽，偏要來此騷擾，實在使人氣憤，我知他們，還要大舉來犯，爲敵不已，決不止此有限幾個，又是過崖時，剛剛發現，不知來的是什凶孽，意欲稍看他們來歷，以爲異日之備，不知可否，黃衣女子，先似有些不快，面色剛剛一洗，忽轉笑容

道，我生平對敵，向不願人相助，何況方才，做錯了一件事，恩師見怪，奉有師命，意欲親手除去這幾個凶孽，你們旁觀無妨，但是不可現身出手，任他人多勢強，自信也不會便宜他們一個，率性由我師徒三人，攬在身上，可爲你們，少生許多枝節，這樣雖因我們不能久留，幫助你們到底，新來這一起較有門道的凶孽，終可一舉除去，代你們除掉一個大害，豈不也好，如因上來他們人多，覺我不易取勝，輕舉妄動，從旁相助，他們有了借口，非但未來難料，你們即使能勝，也多出好些麻煩，何苦來呢，前面快到他們隱伏之地，不要多說，我先去了，說罷，人便往前趕去，動作之快，便林玉虬見聞最多的人，也是難得遇到，這時，衆人行處，也是一片樹林，林外隔着一條山溝，溝那面，祇經過一片亂石堆，約有半里來地，便是森林，左側森林盡頭，橫着一列危峯峭壁，勢甚高險，祇見斜陽光中，一條人影，在前飛馳閃動，等到三人，匆匆追到溝邊，黃衣女子，人已馳進溝對面森林之中，連閃兩閃，人便不見，行踪飄忽，快到極點，三人忙借亂石掩避，越溝而過，跟踪追去，剛到林邊，又見一個黑鬚老人，由斜刺裏趕來，玉虬原聽說過藥夫子的形貌，見他突然出現，忙即迎上前去，一同禮拜，藥夫子笑將三人止住道，你們不必多禮，我三人來意，想已得知，你們村中，也許有事發生，此時還拿不定他的來意，我料此人，雖喜護犢，未必冒失出手，做那不可見人之事，但他方才離開前山，又來左近徘徊觀望，終是討厭，林中那幾個凶孽，雖祇料到幾分，不知來歷細底，有我師徒在此，足可打發，依我之見，你三人急速回去，遑旁觀都無須了，林玉

虬想了想，方答，後輩遵命，藥夫子已看出三人，有些遲疑，便朝玉虬低語道，你們是想知道敵人來歷麼，如我料得不差，多半是昔年兀南公最末一代的徒孫，妖道狄梅的門下，因他師徒，倒行逆施，自趨滅亡，消滅殆盡，祇剩這有限兩個末代餘孽，他們本領劍術，所學不過前輩師長十之一二，所行所爲，却比乃師，變本加厲，他在海外爲惡橫行，早晚已是難免，還敢夜郎自大，來我中土擾鬧，侵害善良，便不是與你們爲敵，我們如與相遇，也是容他不得，他們雖未得到乃師本門嫡傳，你們新桃源這般年輕人，恐還不易將其除去，我那兩個記名弟子，原是我的師姪，連經多年苦難，養成偏激之性，又太自恃，我知來敵之中，少說也有三個能手，必須親往照看，鐵笛子人在後崖洞內，此時已與尋他的四個同伴相見，年內或者可以無事，祇有一二怪人，爲了一事，正用心機，想和你們相見，方才所說的話，便指此人而言，驚擾或者難免，但他暫時，決不會有什舉動，萬一有事發生，或是發現可疑的形跡，你們祇作不知，避免與之交談，一切如常，不去睬他，十九可以無害，可將此言，轉告全村的人，專一暗中戒備，隨時留意，今明兩天，最關緊要，如無什事發生，便可捱到正月，你們的幫手，也都相繼趕來，就無妨了，話未說完，玉虬隱聞森林中，有呼喝之聲傳來，同時瞥見好幾道光華，在斜陽光中，飛舞閃動，映日生輝，勢甚強烈，料知雙方，業已動手，藥夫子連聲催走，又聽說起來人乃兀南公門下，不禁大驚，知道此是幾個隱伏海外，多年不聽人談到的著名凶孽，有此三位異人相助，自是再妙沒有，聽那口氣，分明崖後這一面，已被攬將

過去，少却許多後顧之憂。驚喜交集，匆匆拜謝，便即辭別，往回趕來，剛剛過溝，由歸途密林之中穿出，便見鐵笛子等五人，業已到了崖上，快要回去，內中還有一個瘦小和尚，知是苦沙彌，想起先遇兩位異人，既說村中有事發生，必須趕回。又說，前山來那個怪人，雖是有爲而來，暫時并無大害，一面却要小心戒備，好生不解，對方行輩又高，見面匆匆，不便多問，難得苦沙彌，也在崖上，正好請教，忙即趕回，一面發出信號，催鐵笛子等，先回村去，正往前面趕路，忽見苦沙彌，已與鐵笛子等分手，隨由崖頂縱落，下面便是那條絕壑，由此不會再見，回顧來路，劍光已隱，天色也暗了下來。後與亭中三人相見，互相談完經過，俱知崖後來敵，最是凶險，且喜有此異人相助，放心不少，爲防萬一，智生又命童忙子夫婦相助村人，去往崖頂守望，商計了一陣，連林玉虬那麼見多識廣的人，都想不起那養有大鳥的黑衣怪人是誰，東山高空飛落，頭上有傘的小人，與曾尙二人，所見是否一人，爲了相隔太遠，誤認身材矮小，沒有看出，也不知道，玉虬越想越不放心，親往後洞口外，去尋曾尙二人，仔細詢問，曾空兒說，東山高空飛落那人，雖然相隔頗遠，看不真切，但那身材，和所着衣服，均與前見，不全相同，多半不是一人，因藥夫子師徒，均有暗中戒備，表面不去理睬，相機應付之言，方才業已傳過兩次密令，夜來盛宴，照樣舉行，并把爲首諸俠，分配停當，輪流入席，仗着村人，久經訓練，武勇機警，玉虬回村之後，聽出藥夫子師徒口氣，來人就有舉動，也不會入村侵害，率性把派出的人，喊回多半，每一要緊所在，祇派一人，相助

村中壯士，輪流守望，餘均入席歡宴，分配停當，玉虹回到村中，天早入夜，全村懸滿明春準備點放的花燈，到處燈火燦爛，光明如晝，人們都是滿面笑容，笑語歡呼，同往議事廳前，大片園林中趕去，祇等人到得差不多，便要開席，智生鐵笛子，爲首諸俠，負擔着全村安危的重任，表面與衆同樂，心情均頗緊張，新桃源本是昔年，黑衣女俠晏瑰，和女俠陳淑華，赫連二妮等，開闢出來，人數較少，雖無此時完備，當初率領所救貧苦土人耕種時，正當正邪雙方，在大雪山銀光頂，鬥寒比劍之時，（事詳大俠狄龍子），異派仇敵甚多，女俠陳淑華，武功尙未練成，所救災民，老弱婦女甚多，銀光頂門寒大會過去之後，正派劍俠，雖然大獲全勝，許多功力較淺，不耐大雪山風雪酷寒，或是狡猾知機，未隨苗鄔二凶孽，前往赴會的，尙非少數，晏瑰所開墾的山中荒地，西南各省，到處都有，不止閩中一帶，常時又要分往各地查看，并在外面，扶危濟困，把那多災多難的苦人，引往山中，開荒自給，其勢不能常在當地停留，這類山野之區，常有虎狼蛇蟲侵害，因此每開墾一片土地，必要選拔一些年輕力壯的勇士，教以武藝，并經衆人，選出村首，乘着農隙，操演武藝，一面打獵爬山，熬練體力本領，本就參用兵法部勒，諸俠接手之後，所救的人越多，所開荒地越廣，生活越發豐富，因防外敵，和山外土豪惡霸，貪官污吏之類，覬覦侵佔，平日戒備，更較以前嚴密，祇管多年以來，并無事故發生，在安不忘危之下，輪值守望的壯士，照樣一本正經，隨時都在細心戒備，每隔一個時辰，不問有無事發生，由兩處山口外起，直達村中發號施令之地，均有

消息傳遞，分刻不差，從未絲毫鬆懈，妙在各地防守的人，表面上都有事做，有的斫柴，編織各種用具，有的正在耕種挑水，和做別的雜事，大都因勢利用，并作掩飾，極少虛耗人力，外人眼裏，一點看他不出，實則暗中全有關連，宛如整個人體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稍有動靜，轉眼傳遍全村，端的巧妙機密，神速已極，當鐵笛子，南曼，文嬰三人，未回前一月，聽說仇敵，快要來犯的信息，業比平日，加了警惕，山內外消息傳遞，也由一個時辰一次，改爲兩次，臨時飛報，和暗中巡查守望的人，尙不在內，當日警報，又是這些年來，第一次遇到的事，因此全村男女老少，俱在暗中，告了奮勇，不過，村人訓練有素，應變沉着，又都信仰爲首諸俠，一切職務，均經派定，各有專責，所用兵刃暗器，多半帶在身旁，一些長大的兵器，另有隱藏之處，手到取來，另外一些特製的火器，更各有指定往取之地，絲毫不亂，一聲令下，當時便可出動，全村上萬的人，變成一體，連十來歲的幼童，均有用處，無一閒人，方才奉到命令，已早準備停當，所以人們，仍是那麼歡天喜地，見不到一點慌亂神情，這等盛舉，依了全村公意，早要舉行，因是爲首七俠，先因山東，發生水災，同往救濟，并向村衆勸告，將那準備慶功盛會，所用財物，和連年公積，準備防荒的銀米，捐出多半，運往山東，作爲初放賑時的根基，當年春天，山中忽然發現大量貴重藥材，和一些值錢的山產，運往山外販賣，均得善價，加上連年豐收，人無曠時，地無棄利，村人生活，越來越富，想起爲首諸俠，勞苦功高，爲衆人出力最多，平日祇有多受勞苦，在山之時，還和衆人一樣，勞

逸苦樂相當，日子過得頗好，一旦有事出山，便要多受艱困辛苦，還有危險，爲了當初開發西山谷時，曾有事完慶功之言，均想爲諸俠開一慶功大會，無奈最有功勞的鐵笛子夫婦，救災未歸，衆人每日，都在盼望，準備鐵笛子夫婦，年底回來，由除夕開始慶祝，歡樂上幾天，直到正月十五爲止，以酬多年辛勞，不料二人，提前回山，又來了許多遠客，都是村人見過多次的男女英俠，和爲首七俠的同道至交，越發高起興來，仗着應用諸物，早就準備停當，當時便可佈置，毫不費事，因恐諸俠謙退，不願多出糜費，偷偷集衆公議，連夜辦好，再往通知，諸俠深知人心與奮，勸止不住，這類盛舉，本是難得，何況所有花燈烟火，均是全體村人，利用山中現成物料，乘着農隙製造，祇有一些山中難得見到的美酒佳肴，是由山外運來，也是各用山產，交易而得，所費并不甚多，又是農隙，副業所得，就此使得大家在年前，多快樂兩三天，安慰這些年來的辛勞，使知由辛勤勞作中，得到應有報酬的意義，增加全村人們的情感，也是佳事，於是不再勸阻，村民借試燈爲由，把準備多時的花燈，除留下新年用的一半而外，盡量佈置起來，山中也暖，梅花早開，加上西山谷中，建有幾處暖房山洞，所種瓜果花卉又多，這般天真純樸的村人，想起以前，所受苦難，和現在未來所享受的安樂，無一個不是中心感慰，滿腔熱誠，無可發洩，早在秋末冬初，便鉤心鬥角，各運巧思，做出許多新奇好看的花燈，和各種食用之物，所有燈綵，雖然都是山中出產之物，沒有富豪之家那樣滿堂金玉，錦繡輝煌，所穿新衣，也都布和獸皮所製，樸素無華，但是許多燈彩，都是新鮮

花草結成，地利無盡，人的巧思，也是無窮，各種瓜菓，竹絲，麥芽，稻穗，製成的花燈，更多得不計其數，一切景物，均與山中田地出產的實景實物相連，別具一種高雅清麗整潔之姿，內中含有一種活潑潑的生命之力，反比富貴人家，金玉錦繡堆成的，好看得多，也更清麗整潔，滿眼都是鮮明而又充滿熱力之景，一雅一俗，相去天淵，一時酒綠燈紅，笑語春生，滿眼芳菲，香光浮動，頭上又是雲淨天空，晴光如畫，燈月交輝，更顯鮮妍，那一點像是有什變故發生神情，內中爲首諸俠，賓主二三十人，見此盛況，知道全體村人，對他信仰過深，所以絲毫不見驚慌之容，越發加了驚惕，幾次借故，分人去往各地查看，并各分班休息，免得通宵歡會，精力不够，一旦發生變故，難於應付，誰知每次由山口外傳來的，都是平安無事的信息，會空兒，尙勤，已早被人替回，先發現怪人的山洞，也經派人前往，仔細搜索窺探，并無異狀，祇發現兩枝長達二尺的烏羽，去的人中，爲首的正是童忙子，曾受鐵笛子指教，連手都未沾，祇看了兩眼，仍發原處，不去動他，各自走向崖後那面，在萬里晴輝之下，也是始終靜蕩蕩的，什麼影跡俱無，因藥夫子，曾囑林玉虬，日內不必再往崖後探看，不便違背，估計森林中的來敵，已被除去，苦沙彌師徒三人，未再出現，先那一人一鳥，也似離去已久，山口內外，全是安靜如常，毫無警兆發生，歡娛苦短，時光易過，一晃便是天明，諸俠不願多睡，重又按照預計，裝着本山樵探出獵的村人，分成兩路，往外搜索了多半日，除崖後森林一帶，未去以外，連東山峯崖後，怪鳥盤桓之所，也都繞往查探，那有絲毫影跡，



當日夜裏，仍是平安過去，鐵笛子格外謹慎，斷定那不知來歷的一人一鳥，許多可疑，這等故現形跡，并還留下兩根鳥羽，必有用意，黑鵬奉命他出，要到年底才回，難於搜尋他的踪跡，此人既在後洞左近出現，決不會就此走去，尤其所養怪鳥，似比黑鵬更大，照他那樣隨意飛翔，近山一帶的土人，想必有人看到，意欲前往查訪，徐立勸說，苦沙彌既有見怪不怪之言，最好聽其自然，不去睬他，鐵笛子心終放他不下，這次連南曼，也都同去，非但江邊山脚一帶，連靠近本山的四外居民，全都訪問個遍，那大一隻怪鳥，竟無一人見到，最後問到那日回來，與苦沙彌相遇的望江亭，遇到一個相識的土人，說怪人怪鳥，雖未見到，但在十多日前，由外回轉，無意中聽人說起，遇到一個長人，裝束奇怪，自稱茅山來的道士，手中拿着一柄鐵拂塵，由肩帶腰，掛着一串小鐵葫蘆，祇有拳頭大小，那道人生得又瘦又長，一張馬面，濃眉大目，披散着一頭亂髮，加上滿臉鬍鬚，比人高出一個多頭，形貌十分醜怪，所穿道袍，短祇及膝，但非黑色等語，鐵笛子夫婦，終年在外，除暴安良，扶危濟困，近山居民，雖不知他來歷姓名，却是敬愛已極，二人每次出外，另有一付形貌裝束，祇一換上，所到之處，人都認得，當作親人看待，知無不言，二人見問不出所以然來，便將道人形貌裝束記下，一面託人留意，如再發現道人，可往向四嫂酒舖送信，千萬不要使他看出，說完，便往回趕，回到新桃源一問，仍無事故發生，怪人所伏山洞，平日極少有人通行往來，自從發現怪人之後，兩面洞口左近，均有專人窺探，一面留意空中，是否再有怪鳥飛翔，接連好幾天過

去，什麼影跡，均未發現，諸俠忍耐不住，次日一早，又由鐵笛子，南曼，童忙子，任彩鸞，男女四俠，借請宴爲名，去往苦沙彌所居後崖洞中窺探，到後一看，上下幾條入口，均已填塞，無法入內，也未留下痕跡，知已離去，初意，鐵笛子發現生梨下墜，和空中振羽之聲，許多可疑，看苦沙彌神氣，定知那人來歷，祇不肯說，先疑也是那一人一鳥所爲，細一推算時刻，非但有些不符，再說，那鳥大得出奇，鐵笛子聽到振羽之聲時，相隔并不甚高，至多是在崖頂，彼時曾經仰望，無論飛往那面，就說頭上松陰遮住，也祇擋得兩丈方圓，斷無不見之理，况那聲音，就是一隻飛鳥，也決不大，仔細一想，又覺不似，苦沙彌對林中來敵，甚是輕視，對於此人，却是面帶驚奇之容，也未說明是敵是友，自來禍害往往伏於無形，照這一個多月以來，所見所聞，敵人業已準備發難，并有提前來犯的消息，鐵笛子等三人，剛一到家，便連發現兩件怪事，偏是轉眼就完，由此安靜下來，越是這樣，越是暴風雨將來的預兆，苦沙彌雖有年內無事之言，主客異勢，明暗不同，到底可慮，苦沙彌師徒，分明已走，森林那面，好幾年不曾去過，日前來賊，又被他三人打敗，不知有無留下痕跡，欲往查看，互一商計，同往森林趕去，剛越過林前山溝，快到森林邊上，忽聽來路身旁，有人低喝，你們平安過年多好，偏要多事，再如不聽良言，我不管了，四人人已走過，聞聲止步，趕回原處一看，當地祇稀落落三五株老樹，都是好幾百年以上的古木，粗達好幾抱，樹腹多半中空，內有兩株，業已枯死，又當隆冬葉落之際，映着朝陽，疏影參差，景甚蕭瑟，那人語聲甚急，

四人走得又快，等到趕回，業已停止，先當人藏樹後，互使眼色，分頭探看，并無人影，四人料知那師徒三人，尙還有人在此，日前那幾個凶孽，也許還要再來，所以守在當地，不曾離去，便朝語聲來處，恭恭敬敬，請問了幾句，并無回應，有心入林搜索，又聽那人口氣，來敵決非尋常，對方好意出刀，不便違背，更恐微一疏忽，惹出事來，這類異人，多半脾氣古怪，無心觸怒，反而不美，正在互打手式，商計進退，南曼看出那兩株枯樹，上段中空，離地頗高，料知人藏在內，欲往窺探，任彩鸞從小便隨乃師林玉虬，奔走江湖，人頗穩練，忙將南曼拉住，使一眼色，笑說，這位老前輩，決非外人，我們蒙他大力相助，後崖一帶，當可無慮，方才因見藥夫子老前輩師徒三位，人已離開崖洞，祇當不在本山，又得友人來書警告，說有仇敵來犯之言，所以來此窺探，三位老前輩，既留有人在此，再妙沒有，我們回去吧，鐵笛子也聽出發話人，是個女音，想起那日，擒他的那人，知其不願相見，又聽林玉虬說起，對方恩怨分明，無德不報之言，也在暗中搖手，止住南曼，一同回去，但是素來好奇，不看一個細底，心終放他不下，到家一想，人貴自立，如何倚靠這三個不相識的人，何況對方，踪跡詭祕，許多難測，異派中人的行爲，往往不近人情，至多得罪，袖手而去，譬如無此三人相助，又當如何，好歹也要查看崖後來敵，到底是那一路，才合情理，似他這樣不願主人參與，連林中都不讓去，用意多好，也難承受，本是我們的事，如何全仗外人，看輕自己，主意打定，便和衆人商計，大俠智生，和華亭小雙俠，徐立，徐果，人最剛強方正，首先贊同，并

說，幫手如是同道中人，自然多一個好一個，這三位老前輩，我們都不知他細底，就說來敵多強，也應憑我們的力量，將其消滅打退，如其全靠外人作主，自家不能過問，就是仗他之力，平安無事，也顯得我們太弱，六弟往探，自最合宜，人却不要多去，以免發生誤會，再說，人家不過人太偏矯，用意終是幫了我們一面，即便不合，也以婉言辭謝，不應使其多心才好，六弟人最機警心細動作又快，獨往獨來，相機行事，還可隱秘一些，說完，鐵笛子見天色尚早，便帶了兵器應用之物，換了一身裝束，用易容丸，變過形貌，特意避開崖後正路，一路翻山越澗，繞了許多遠路，由東山那面折轉，再翻越過去，到後一看，那片森林，共祇十餘里方圓，內裏樹木，疏密不等，多半均透天光，但是地勢險峻，在一大片高地坡陀之上，中間還有一片十餘畝方圓的水塘，和一條溪流，泉水甚清，鐵笛子以前來過，知這兩處，林木較稀，并有大片空地，和隱藏林中的一條斷崖，高還不到兩丈，蜿蜒起伏，約有兩里來長，崖下天然洞穴甚多，以前雖是野獸藏伏之處，內裏却極寬大平坦，尤其內中一洞，通體皆石，約有三丈方圓，洞在崖腰峭壁之上，離地丈許，尋常小獸，出入艱難，空在那裏，甚是乾淨，又對陽光，如有敵人藏伏，十九是在這裏，及至掩往一看，非但不見人影，連腳印都未見到一個，撲了個空，轉身要走，忽然想起，這一帶鳥獸甚多，如何走了這大一片地方，已快走近來路林外，始終靜悄悄的，一個生物，也未見到，情有異，剛剛停步，待要回身，率性往回路搜索過處，忽然一陣風過，聞到一股腥香氣味，初聞還不覺待，等第二次隨風吹來，便

覺頭腦，有點發昏，心中一動，忙取身邊解藥，聞了一些在鼻孔裏，暗中戒備，試探着朝那異香來處掩去，剛走出十來步，便見前面一株大樹上，掛着三個貌相猶惡的人頭，一個業快被火燒焦，左近地下，到處都有毒火燒焦的痕跡，內一大樹，業已半枯，彷彿快要起火，被人消滅，又因當地空曠，草木稀少，否則，照此形勢，稍爲疏忽，整片森林，也被點燃，方才所聞帶有腥香的毒氣，便由那些燒焦的草木中發出，再往前去，便是靠近水塘左側的大片平崖，雙方爭鬥之跡，越發猛烈，燒焦的草木更多，地下并有兩個明光耀目，形似火器之物，彷彿是被極猛烈的火炮，炸成粉碎，散落地地上，到處都是，還有一個大葫蘆，也被劈爲兩半，一具連人帶衣服，均被燒成枯炭的無頭死尸，看出來這三凶孽，俱都帶有毒香毒火之類，厲害非常，已爲藥夫子師徒所殺，并將人頭，懸向樹上，這等荒山森林，去向何人示威，分明還有強敵要來無疑，照來敵這等凶毒，事不干己，居然仗義相助，將其除去，并還斬首示威，故意引逗，激怒對方同黨，使其尋他報復，人也守在當地不去，可見他不願自己參與，實是好意，不過，這等反客爲主的作法，使人難於承受罷了，正想用什說詞，去和這三人商量，蒙其相助，自是感謝，祇請不要這樣掩掩藏藏，免使主人難堪，再說，靠人的事，終非久計，仇敵人多勢盛，不止是這一路，應使主人，知道細底，也可作一打算，念頭還未轉完，忽聽身後，冷冷的說道，你這人怎不聽好話，如其你們，真敵得過，誰還願意無故多事麼，鐵笛子一聽，便知是上半日在來路林外，枯樁腹中發話的那人，轉身一看，果是一個中年黃衣女

子，想起那日被擒之事，生平第一次吃那苦頭，心中有氣，表面却不露出，聽完，正要回答，黃衣女子，似已看出，忽轉笑容道，原來竟是你麼，不是認得你身邊那根鐵笛，幾乎我又把事做錯，那日實因師弟苦沙彌，見面匆匆，我又追擒逃賊回來，怒火頭上，他平素沈默寡言，不會和我談到你們，你那神色，又似偏向我們仇敵一面，因而發生誤會，粗心大意，真個對你不起，請勿見怪，既然是你，我無話說，此時事情緊急，那三個凶孽的師父，果是狄梅，帶一惡徒，轉眼就要尋來，總算這廝，驕狂好勝，聽逃回去的惡徒一說，惟恐傳說去丟臉，并未向人說起，我師徒非但無意之中，代民間除此大害，還幫了你們一個小忙，因這幾個凶孽，狂傲非常，事前曾向羣賊說了大話，正月十五以前，後崖一帶，不許旁人過問，準備先命惡徒，來此隱伏窺探，要到除夕元旦，方始發難，你們那些對頭，多半不敢違抗，餘者又都知他性情乖張，不通人情，誰也不願招惹，如能將其全數消滅，賊黨多半不會知道，即使得知，也是日後之事，你們大可放心過年了，方才不令你們來此，并無他意，祇爲後來這師徒五人，人更凶毒，便是日前，所發毒火餘毒，也未去盡，這廝來勢絕快，常人不易警覺，你們又不知他根底，一個不巧，便受暗算，爲此準備事完再說，不令你們，入林窺探，并無他意，照你那日掙扎情形，功力甚深，如非我以全力相對，上來又出不意，制了機先，我那綢套如意鍊鋼柔，又極巧妙，也未必擒你得住，你如旁觀不動，或是遇事小心，不先被他發覺，當可無害，此地便是戰場，凶孽師徒，立意來此拚命，見人就下殺手，神速無比，所發毒

彈，方圓數丈之內，不論人物，均被炸成粉碎，被他打中，更不必說，多大本領，也難防禦，你那鐵笛，和所練內家罡氣，雖可防身，仍是大意不得，尤其他那快如雷電之勢，猛烈非常，你祇稍見人影，便須往左縱避，越快越好，如等出手，就來不及了，鐵笛子聽他這等說法，氣憤已消，正想請教姓名，黃衣女子，忽然驚道，這廝來了，快些避向那株枯樹之後，不是看他，和我動手，絲毫不可使其警覺，鐵笛子看出對方，先前那麼沈穩的人，突然面現緊張，同時，又聽空中，有了極輕微的異聲，和響箭一般，曳空飛過，緊跟着，又聽振羽之聲，與那日崖頂上面墜梨時，所聞相似，心中一動，忙即仰望，誰知先聽黃衣女子，催令速避，人正掩往樹後，等到聞聲探頭，朝上仰望，已無踪影，瞥見黃衣女人，面上忽又略現喜容，見自己朝外探頭，匆匆使一眼色，將手一搖，便往前面搶去，鐵笛子掩身樹後，往前窺探，見他動作，急如飄風，祇一晃便到了前側面，相隔六七丈的一堆山石之後，從容坐定，耳向前傾聽，似甚小心，當地大片平崖，祇此兩株古樹，和那一堆亂石，餘均平地，連衰草都沒幾根，暗忖，此女本領，何等高強，尙且如此謹慎，來敵厲害，可想而知，藥夫子苦沙彌二人，如何不見，由他一人，當此強敵，人家爲我出力，斷無旁觀不問之理，心正緊張，暗中留意戒備，連鐵笛帶暗器，全數取在手內，忽聽一聲哈哈，由遠而近，如飛傳來。

## 二 毒火散如烟 一擊功成霹靂子

鐵笛子聞聲回顧，一個道童打扮，身材高大，肩掛一個大紅葫蘆，手持一對又長又大的火焰鉤，頭挽雙髻的怪人，突由來路那面，凌空飛來，手舞雙鉤，朝黃衣女子撲去，先當來敵，是在前面，不曾留意身後，突然出現，也未看出人由何處縱起，又見黃衣女子，全付心神，均在前面，非但身後來敵，不會在意，便那梟鳥一般的怪笑，也似專顧前面，不曾聽到，眼看道童，凶神惡煞一般，雙手舞動起一身火花，已由身旁飛過，似要照準黃衣女子，當頭下擊，心中一驚，不由急急交加，揚手便是一串棗核釘，照準道童打去，目光到處，剛瞥見黃衣女子身後，似有寒光微閃，也未看真，那道童原因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，老遠發現仇敵，悄沒聲飛縱過來，撲上前去，做夢也未想到，旁邊樹後，還伏有一個強敵，鐵笛子又看出來勢，萬分猛惡，左手暗器，還未發完，右手鐵笛，已連身飛出，運足內家罡氣，朝前打去，道童驟出不意，固禁不住，鐵笛子也因不聽黃衣女子警告，幾乎吃了大虧，原來來這兩個凶孽，正是狄梅師徒，早就想好陰謀，鐵笛子不知敵人，兩面夾攻，他這裏剛連人帶兵刃暗器，一同飛出，耳聽接連兩聲怒喝，鐵笛子久經大敵，耳目何等靈警，剛聽出敵人怒吼之聲，一前一後，連念頭都不容轉，百忙中祇瞥見那身材高大，貌相犖惡，手舞雙鉤，周身火花飛揚的道童，似被鐵笛罡氣，打傷肩臂，又連中了幾枝棗核釘，隨同怒吼之勢，待要轉側，不知怎的一來，凌空倒翻出去好幾丈，落地便不再動，手上雙鉤，還在發火，衣服似已點燃，別的還未看出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道童第二聲慘號，尙未入耳，一股長達兩丈，瀑布也似的火



花，已似驚虹電射，挾雷霆萬鈞之勢，迎面衝來，那火花比那日山亭所見，馬穆二賊所發，還要猛惡十倍，火頭約有丈許粗細，中雜霹靂之聲，左近山石林木，掃着一點，當時炸成粉碎，鐵笛子驟出不意，這類毒火，又極利害，掃中必死，萬無生理，不料就此危機瞬息千鈞一髮之間，身子忽往上起，脚底一串迅雷，火龍也似衝過，好似被人抓住，一同飛起，往斜刺裏，飛縱出去老遠，耳聽波波連響，接着一聲大震緊跟着，背後一鬆，落地再看，一條人影，已往原處，電掣飛回，同時瞥見那毒火來處，乃是一個貌相醜惡，身材矮胖，穿着一身極華麗的羽衣星冠，周身掛滿葫蘆刀鈎，和各種兵器的妖道，左手拿着一口長劍，右手一個精光映日，形似鐵筒之物，毒火便由內裏發出，方才立處，忽然多了三人，內中一個，好似剛剛抓了自己，逃出險地，重又飛回，穿着一身前朝山人裝束，雖剛落地，神態却極安祥，若無其事，斜刺裏飛來一隻比鸚鵡大不許多，通體白毛如霜，似鷹非鷹的小鳥，一到便落向那人肩上，另兩人做一路趕來，也剛到達，正是藥夫子和苦沙彌，三人彷彿，久別重逢，正在說笑，眼前敵人，全沒一人理會，祇先見黃衣女子，由亂石堆中現身，先和敵人對立在兩丈以外，雙方都以全神，注定對面，一言不發，方才大股毒火，在接連波波兩聲，和迅雷也似的大震之後，似被來人破去，連妖道手中金筒，也被炸成粉碎，散落地上，共祇被人搶救，飛身而起，轉眼之間，來人竟將毒火破去，藥夫子，苦沙彌，也同突然現身，以自己的耳目，事前竟未看出那是這麼來的，別的不說，單這神速的動作，也是驚人，照此形勢，分明佔定上

風無疑，忙趕過去，想朝三人禮見時，那前朝山人打扮的一個，首先開口笑道，旺子不必多禮，你怎如此粗心大胆，人家不要你冒失出手，自有原因，偏要累我多管閒事，方才形勢，險惡已極，如非苦沙彌，搶救得急，我還當他師徒三人，是有心的呢，鐵笛子見那人，看去祇有四十來歲，中等身材，貌相甚是英秀，人更安祥，苦沙彌對他，執禮甚恭，便藥夫子口氣，也十分謙敬，料是一位極有名的老前輩，行禮之後，方要請問，那人已先答道，我叫楊山人，將來問你師父，自會知我來歷，我還有事，此時無暇和你多談，妖道狄梅，積惡如山，萬萬容他不得，但是我們，均不喜兩打一，如被逃走，我還要追去呢，藥夫子聞言喜道楊老前輩，竟是爲了這廝而來麼，怎不早說一聲，白費許多事，還幾乎使祖旺（鐵笛子本名）受到誤傷，後輩師徒三人，原因祖旺，幫了我們的忙，還受虛驚，心中不安，又知新桃源，人間樂土，個個好人，恰巧苦沙彌，探得他有對頭來犯，內有一人，業已先到山口外面隱伏，因其人雖剛愎自私，曾經受過多年教訓，曾經立誓，痛改前非決不致於任意行凶，欺凌善良，便他以前，也無多大惡跡，祇要應付得宜，便可無事，我們祇囑咐祖旺他們留意，沒有過問，祇知後崖這面，來敵最凶，內有一個穿荷花衣，道童打扮的凶孽，尤爲利害，我雖生疑，不令祖旺他們參與，意欲代他消滅來敵，以作報德之計，先還不曾斷定，來這幾個，便是昔年兀南公門下餘孽，後連殺了三個，均未說出他的來歷，末了一個，見機先逃，被苦沙彌，趕來迎住，迫於無奈，求生心切，才打出他師父的旗號，想要嚇人保命，就便激將，這時我已由那

些殘破的毒藥火器中，認出來賊門戶，趕往查問，果然不差。心想，除惡務盡，這般凶孽，留在世上，早晚是民間一個大害，決計多留十天半月，將乃師引來，一齊除去，孽徒已被苦沙彌，用他數十年苦功練成的罡氣，震傷臟腑，至多保得五六日壽命，決無生理，狄梅極惡窮凶，瘋狂好勝，得知惡徒全數送終，決不干休，定必趕來，我知此次狄梅，雖受賊黨勾引，狼狽爲奸，本身還懷有極大野心，想在羣賊，發難以前，搶先下手，派上四個徒弟，假裝隱居下面崖洞之中，打算裝神鬧鬼，賣弄障眼法，將那些善良的村民，引誘上幾個，自稱神仙下凡，硬說來人，生有仙骨，收爲徒弟，等到探明村中虛實，再命暗中物色教徒，到時使作內應，他知村中爲首這般弟兄姊妹，不會上套，祇有村民好欺，用此陰謀鬼計，到時裏應外合，將爲首諸人殺死，再將全數村人制服，做他徒子徒孫，就以新桃源，作爲根基，大開山門，廣收教徒，再以妖言惑衆，準備大舉，使那昔年邪教，死灰復燃，做夢也未想到，這般久經患難，在祖旺他們弟兄領頭之下，業已轉入安樂的村民，早已明白是非，分清善惡，村中戒備，又極嚴密，人都機警胆勇，誰也不會上他的套，最可笑是，他臘月中旬，方始來此潛伏，除夕前後，便要下手，短短半個月光陰，想迷亂全村人心，非但把事看得太易，做法也真蠢到極點，他料新桃源崖頂，定必有人眺望，本意想使林中羣鳥驚飛，誘人來探，先試一下，不料却將殺星引來，我們問出狄梅，還有一個最得寵的大弟子蕭靈童，最是凶惡殘忍，尙未到來，立意借此機會，一網打盡，那日生梨下墜，祖旺會聽頭上振羽之聲，此梨又祇太行

山深處，才有出產，雖曾疑心老前輩，或者來此，多半先見森林之中，來了強敵，想使祖旺，入林窺探，後見愚師徒，業已有人前往，臨時變計中止，故未出面，連留心了好幾天，均未發現踪跡，我知老前輩，一向神龍見首，天馬行空，照例功成即去，不可踪跡，也拿不準是否在此，還是路過，人已離開，因這一般凶孽，毒火厲害無比，妖道狄梅，又有種種教規，事情如其攬在我們身上，他不佔得上風，暫時不會再尋新桃源的晦氣，反正崖後可以無慮，前山那面，也因來人，發生一事，不過明年初三，不致發生變故，樂得借此時機，多約點人，專心準備應付之策，所以今朝祖旺等四人，想要入林窺探，被我們止住，原是一番好意，想是少年人，好勝心高，也許覺着自己的事，全仗外人相助，還不使其與聞，心中不大願意，午後仍是偷偷趕來，爲恐我們知道，并還繞了遠路，我正在東峯望敵，知他心意，覺着今日強敵，多半必來，祖旺此行，雖極危險，少年人心性，也就未便阻止，好在林中有人相待，便由他去，等我發現狄梅師徒，分爲兩路掩來，忙即趕到，剛看出他那藏處，易被發現，想要搶往前面，不料他沒想到小徒黃蓮，早有警覺，看好地勢，故意顧前不顧後，實在還是誘敵，一時激於義憤，妄自出手，我師徒雖已趕到，驟出意外，下手仍晚了一步，不是老前輩，搶救得快，祇差絲毫，他便不死，兩條小腿，也非被炸斷不可，真個險極，老前輩這些日來，都在這裏麼，楊山人笑答，我起初原是無心路過，因聽沿途苦人，對鐵笛子他們，歌功頌德，他們村中作爲，與我昔年的心意，許多相合，意欲便道一探虛實，因由東南那面來此，中

途發現四個惡賊，正在議論，說是當日一早趕到，剛尋到地方，準備行使陰謀毒計等情，我先想引新桃源這般弟兄，前往查探，我在暗中相助，將其除去，因這幾個惡徒，均是狄梅海外所收，從未見過，祇覺身邊毒藥火器有異，料與同類，也未細看，聽了幾句，便自離開，并不知道這四人來歷，後見你師徒三人在此，業已有人趕去，又聽你和他們說話，知道你和新桃源，已成一路，我便隨後跟去，後見黃蓮，獨鬥三賊，你和苦沙彌，先後趕來，才知來賊底細，想起昔年心願未了，本和兩位同門至交約定，到處搜尋這般凶孽的下落，自是求之不得，一則，我向不肯搶人善功，二則，惡道祇管驕狂，知我在此，難免又逃海外，無法搜尋，所以未在人前露面，雖不會和你們相見，每日都在用心查探，料定今日，惡道師徒必來，你師徒三人，固然是能應付，到底事隔多年，許多難料。果然毒火利害，來勢尤為猛惡，我在救人時，順手連發兩粒霹靂子，方將他炸成粉碎，如今惡道，雖是全身披掛，情急拚命，這類凶孽，最是卑鄙無恥，稍有機會，仍是非逃不可，如我料得不差，底下的事，由我代勞如何，說時，鐵笛子早看出那名叫黃蓮的黃衣女子，和賊黨對立相持，先用暗器火器拚鬥，黃蓮祇用雙手，和隨手抓起的碎石樹枝，當作暗器，朝前打去，掌風呼呼，剛勁無比，所發沙石枝葉碎木之類，東西不大，隨手就是一把，可是發將出去，均比鏢弩，還要利害，惡道雖未受傷，一身奇形怪狀，五色輝煌的道裝，已被打得粉碎，有時吃惡道擋開，或是避過，大蓬打空的殘枝碎葉，沙土石塊，打在旁邊大樹之上，十九深嵌入木，刀切也似，釘將進去，打到地

上，便成蜂窩一般的小坑，內家功力，與罡氣之強，實是高到極點，狄梅連將身邊凶器，發了五六件，都被黃蓮破去，多半打成粉碎，黃蓮雖然全神貫注敵人，目不旁瞬，神態尚還自然，動作也有快有慢，人却一步一步，離開那堆亂石，緩緩往前逼去，狄梅仍立原處，憤怒如狂，面容越發猙獰，不時偷窺這面四人神色，楊山人和藥夫子，問答的話，語聲不高，相隔也有好幾丈，不知是否被其聽去，眼看黃蓮，越逼越近，離開惡道，也祇六七尺光景，方想，惡道固有情急拚命之勢，黃蓮身向前移，雖比那日苦沙彌走法，快了不少，但是同一門路，惡道身邊，還有兩件凶器，不曾發完，不像是有逃走意思，莫非還有拿手不成，心中盤算，因聽楊山人說話，未免分了點神，聽完前言，剛要開口，忽聽一聲怒吼，目光到處，敵我兩條人影，彷彿對面猛衝，還未看清，突又由合而分，一東一西，由旁邊電也似急，交錯飛馳過去，雙方身法之快，簡直少有，再看敵人，業已逃走，原來惡道，自從毒藥火器一破，鐵笛子被人救走，認出來了一個大對頭，早知無幸，因料對方，都是成名多年的能手，看神氣不致兩打一，先和黃蓮惡鬥，還想先殺敵人，乘機逃走，後見敵人利害，又施出獨門身法，想用內家罡氣，連身撲來，對方獨門罡氣，一經發動，多麼利害的凶器，也是難當，何況旁邊，還立着三四個強敵，內中一個剋星，比對面敵人，還要可怕，再不見機，萬無生路，於是打定逃走主意，表面假裝情急拚命，暗中準備，看準黃蓮引滿待發之勢，雙方恰巧同時發動，狄梅奸狡非常，知道這幾個敵人，全都對他留意，如往來路逃走，十九無望，對方罡氣，那

糜利害，一被罩住全身，暫時便不死傷，也難施展，想好鬼計，以進爲退，隨同前撲之勢，將腰間火焰鉤，就勢一抖，發出兩灣綠瑩瑩的火焰，身子一矮，先照準敵人下三路剪到，黃蓮不知是計，祇當敵人，妄想拚命，準備用毒火，往下半身攻到，周身罡氣，業已發動，閃避無及，暗罵凶孽栽死，百忙中也將身子微矮，雙手同時往外一翻，呼的一股急風，連身和箭一般，照準敵人，平射過去，本意反傷敵人，不料狄梅，早在暗中，蓄好潛力，也是急上加快，就這千鈞一髮之際，隨同雙足一登之勢，連身拔起，竟由黃蓮頭上，一東一西，對衝過去，跟着，便是星丸跳擲，接連幾個起落，人已到了林外東山崖腰之上，鐵笛子見敵人動作，如此神速，自己萬追不上，剛急得要喊，忽聽笑說無妨，他逃不走，側顧藥夫子，正招手把黃蓮喊過，楊山人已不知去向，再看狄梅，人比壁虎還快，轉眼到了東峯危崖腰上，離頂不遠，快要越過，崖腰下面，忽又多了一人，定睛一看，正是楊山人，就這晃眼之間，已快追上，等到狄梅，越過峯崖，楊山人也追上峯頂，相繼失蹤，估計雙方相隔，不過十餘丈，照那追法，轉眼便可追上，第一次見此奇跡，好生驚喜，便向藥夫子師徒三人，說明心意，意欲請往村中居住，至少也請少留數日，新春破五再走，藥夫子笑說，我們山野之人，清苦生活，業已過慣，并非矯情，到了你們那裏，反覺拘束，這個還在其次，最重要是，還有許多事情未完，難於分身，日前所殺那幾個惡人，除兩叛徒外，內中幾個幫凶，尙有不少餘黨，也須卽早除去，免留後患，實不相瞞，當初開山教祖連山大師，本意是想將那許多旁門異派，收在

一起，加以感化，因此門法規甚嚴，入門也是最易，不料這般門人，良莠不齊，終於發生許多變故，連山大師，在月兒島，火化以前，曾經召集門下幾個忠實方正的徒弟，當衆示意，令其解散本教，無奈第二弟子，執意不肯，結果祇清理了幾次門戶，又留下一支宗派，重訂教規之後，比前更加嚴厲，異派中人，全都怕苦怕難，尤其本教，向以墨子爲宗，專重捨身救人，自家刻苦，樣樣拘束，不是心志堅定，決難忍受，又因前兩代祖師遺命，說開山祖師，便因廣收并蓄，以爲惡人一樣可以感化教好，以致所收徒衆太濫，幾乎鑄成大錯，於是抱着寧缺勿濫之旨，不是其人，任他說得天花亂墜，也是無用，爲了取才太嚴，人數越來越少，本教也就衰落下來，最後到我師弟羊良一代，先因家師黑沙老人去世前三日，我因一言之失，犯了教規，不應繼爲教祖，事前我又發現石窟遺書，得知前兩代祖師心意，不願本教，再傳下去，便和師父同門密商，意欲照着遺書上之言，結束本教，不再流傳，以免將來爲了處世偏激，再鑄大錯，或被奸惡敗類，混將進來，仗着本門傳授，在外橫行爲惡，結果真正救到的人，沒有多少，好心變成惡行，稍有不當，害起人來，便無止境，不料先恩師，和羊師弟，心有成見，不知人在深山之中，無論學得本領多大，極少與人相見，專一隱祕，先與大量苦難人民，隔了一條極大鴻溝，如何能救他們，即使每年雲遊之時，偶然幫了有限幾個人的忙，這還要對方真到生死關頭，對頭利害，無人能敵，才肯出手，這等作法，如何救得多人，先師明知我所說有理，仍捨不得那一般徒子徒孫，更捨不得傳了這多年的道統，由此中斷，我雖



苦口勸說，竟不肯聽，如非尋到遺書，與我所說相同，上面并有門人犯了罪惡，固應受教規的嚴罰，如其中途心志不投，或是看出本教不合之處，祇不肯師叛教，違背誓言，轉爲仇敵，平日再未犯什大過，也可向師長稟稟，自請退出。以後對諸同門，便成教外之交，非但雙方，沒有敵意，如有善言良法，向教主說出，還應按照情理，虛心接受，先師見我，入門多年，共祇說過三日前一句錯話，并無其他過失，又有遺書作證，一面誤認我因不能繼承教主，心中不快，留在山中，將來難免發生爭執，一經脫離本門，永無重返之理，連平日所收徒衆，也不能帶走一個，這樣可免後患，當時答應，第四日一早，他老人家，便照教規，自斷真氣，以應昔年爲了犯過，期滿自殺的前言，羊師弟却是我的同門知己，照樣對我恭敬，并還不放我走，後經再三力說，以我本心，實是想多救人，見本門師徒，行踪詭祕，多少年來，并無多大作爲，尤其號稱救人濟世，却不與大羣苦難人民交往，與我當初入門之意相遠，自從發現遺書，得知先後經過，越發醒悟，這才毅然請退，并無他意，此後將以行醫爲業，專救那些貧苦無告的病人。多少還可做一點事，留在山中，彼此無益，走時又對他說，我們門下徒衆，照着舊規，每人都有一樣救人濟世的技能，如不拿將出去，學他何用，師弟最好照我平日所說去做，專對門人言動立用心機祇以刻苦鳴高，想要保存本教，不由實際救人，去下功夫，決非善策，再說，對於門人，過於嚴厲，在你以爲可以考驗他們心志，實則，許多地方，不近人情，真正善良而明道理的人，十九難於忍受，而那好惡之徒，正好乘機而入，先以小

忠小信，取得你的寵信，等把真傳得去，雖不敢明目張胆，爲所欲爲，背後也必做出許多惡事，甚而背師叛教，或者等你去世，任意橫行，均所難免，務要三思，不可大意等語，我走之後，起初不時也往山中訪看，後來見他，成見太深，還是以前那一套，對於徒衆，反更嚴酷，成就雖非沒有，一些隱伏的危機，他竟絲毫不曾想到，我勸他不聽，自家行醫，事情又忙，也就難得再去，我早看準他後收那幾個愛徒，至少也有兩三人，不是善類，斷定將來，必有事變，因此每次往訪，都由門人不奉師命，輕易不能前往的兩處地方去尋他，所以連苦沙彌以前，均未見到過我，日前殺那兩個叛徒，最是得寵，也最凶狡，非但乃師，被他陰謀暗殺，黃蓮，苦沙彌，均吃過他的大苦，下餘兩輩同門，也全被他殺光，這兩叛徒，自知罪孽深重，動作如鬼，和他勾結的那些幫凶，也祇有限兩人，知他細底，他因事鬧太大，連兩個知道此事的門人，均被殺以滅口，從此未再收徒，全家隱居深山，專一過那荒淫生活，尋常裝着告老歸林，隱居深山的大紳糧，和性情風雅的隱士高人，絲毫不露一點形跡，等我三人，最後查探出他的巢穴之時，單他招往山中耕種的土人，連男帶女，被他陰謀暗殺，強姦逼死的，就不知有多少，連山教也就由此終了，前數日黃蓮還想保存道統，在師徒相承之下，將他延續下去，昨日經我最後勸說，曉以利害，方始變計，從此不再作那復教打算，先除孽黨，再將叛徒殺害的師長同門，覓地安葬，一面設法照料他的遺族，從此隨我行醫，並作除暴安良之事，事情甚多，那有功夫，到你村中度歲，好在來日方長，相見不遠，方才那位楊老前輩，

我未得他的話，不使明言來歷，逃賊狄梅，必被追上除去，他本無心路過，十九不會回轉，你更無須等候，我師徒三人，或者還有再見之時，盛意心領，我雖退出本教多年，以前曾有誓言，許多良好的教規，照樣遵守，照例自身的事自己了，這些用來誘敵的殘尸死賊，均應由我三人掩埋，不能假手外人，你們村中，年內雖可無事，狄梅師徒，全數伏誅，你那對頭，決不知道，又都怕他，不敢違抗，事前并經約定，賊黨決不敢在大舉以前，來此窺探，後崖這面，如非小心太過，防備萬一，連你們崖頂守望的人，均可無須，但是一過除夕，便一步緊一步，雖然前日得信，你那許多對頭，雖想早來，因等狄梅的信，我料至少要到底邊，才能大舉，但是敵強人多，并非一路，得信之後，全想爭先，零星騷擾，多半不免，內中頗有幾個能者，你們雖受高人指教，命黑鵬飛往各地約人，到底爲日無多，准備越充足越好，還有那日所見一人一鳥，我們雖知他的來歷，暫時還不便向衆明說，祇你一人，可以得知，我因說來話長，寫有一封柬帖，本想這裏事完，設法與你送去，現在交你，可照上面所說應付，別的俱都無須，各自回村去吧，鐵笛子知道這類高人，言出必踐，不便違背，又乘機探詢了幾句，得知楊山人，同了兩個至交，都是前輩高人，爲踐昔年之約，特意出山，專一搜尋昔年被三人無心放逃的那幾個著名凶孽，因這幾個漏網餘孽，有的比狄梅師徒，本領還高，比不久來犯新桃源的賊黨，厲害得多，惟恐一時疏忽，連累旁人受害，故此踪跡十分隱秘，輕不與人相見，方才一去，已不會再來，此老看似年紀不大，實則，行輩甚高，乃是昔年賊

蝠三英二雲，同時人物，比自己師父老鐵笛子齊全，還要高出兩倍，這一驚真非小可，知道對方，身有要事，不肯相見，并非失之交臂，悔也無用，且喜方才，不曾失禮，對方口氣甚好，神情關切，將來也許能有見到的機會，想了一想，見黃蓮面上，已有不耐之容，祇得拜別藥夫子師徒三人，往回趕去，剛一過溝，遙望前面崖頂上，有數人走動，定睛一看，正是南曼文嬰，同了兩個新來的好友，料因自己，出來時久，恐又發生事故，忙卽揮手招呼，南曼等見他回轉，也就停止，一會趕到，見面才知崖頂守望的壯士，方才因聽霹靂爆炸之聲，由森林那面傳來，并有五色火花隱現，忙朝下面通知，南曼等四人，奉命巡查，正由當地經過，聞言，想起鐵笛子此時必早趕到森林，分明遇敵，發生惡鬥，藥夫子師徒三人，想必也在那裏，料知來敵，決非尋常，忙向大俠智生商計，同往窺探，還未上崖，便聽守望人報，烟消火滅，雷聲已止，等到覓路走上，還未越過崖去，鐵笛子已由林中馳出，雙方說完經過，得知年內無事，越發高興，鐵笛子也未明言前山怪人來歷，日後如何應付的話，到了下面，又向衆人，說了一遍，離年已近，雖然無事，照樣戒備，衆人本意借此練習，絲毫不曾鬆懈，光陰易過，一晃到了廿八夜裏，村人個個歡喜，樣樣寬裕，人數又較往年多，還來了好些外來的嘉賓，一面還要準備應敵，因此誰都精神興奮，比那一年度歲，都要熱鬧，加以村人見爲首七位弟兄姊妹，終年奔走江湖，勞苦功高，難得在家團聚，像今年這樣全數趕回，一同歡樂，這些年來，難得遇到，明年春耕，和各種應舉應革之事，又經公衆商計，想出許多優良完

備的方法，照此下去，人來越多，年月也越過越好，一過正月半，不管敵人來未，均要按部就班，照着預計，和各人應做的事，拿出全付心力，分途下手，求取永久安樂，都想乘此年終歲首，空閒時候，一面演習陣法，防禦仇敵，多學一點本領，一面全村同樂，大家快樂上幾天，補償昔年所受勞苦，鼓勵未來進取之志，不分男女老少，都是一條心，這般天真純樸的村人，平日勤儉耐勞，分工力作，一旦有此行樂機會，都巴不得當時便能享受，爲首諸俠，見此盛況，也是歡喜，不願違背衆意，又防萬一不過初五，發生變故，有煞風景，由念六夜，吃完年飯起始，便將村衆，所備花燈，張掛起來，新桃源雖然深藏亂山之中，但是地勢廣大，除當中十來里方圓一片盆地外，旁邊還有幾條新開闢出來的山谷，內中地土，也有不少，這大一片地面，在全體村衆，合力點綴之下，到處燈火輝煌，香光浮動，一到夜來，簡直成了燈光花影交織而成的光明美景，笙簫鼓樂之聲，遠近相聞，村人公用的各式各種年貨，十九是在年前，趕造停當，多半依照舊例，各按人口分配，有那出力最多的，經過公議，還有獎勵，人也受到衆人敬愛，還有一些應時的年景，和未製完的糖菓花燈之類，都在議事廳前，兩排工房內外，在巨燭松明，朗照之中，由那善於製造的人，領了一羣男女村人，分頭下手，另一面，用木板搭成十多丈長的木案，食用之物，堆積如山，由七八十個年紀較老的男女村人，主持分散，各取所得，案前領取年貨的村人，事前均早排好次序，應時而至，奉命輪值，不能來的，便由家屬旁人代領，祇管人多，物品種類又多，連幼童練習打獵的刀

槍器械，也是大量堆在那裏，這類按人分配之事，從廿三日起，每日夜飯前後，均要發上兩三次，當年全村，共有一萬多人，非但絲毫不亂，往來領取，均有一定時地，到了就拿，并不耽擱光陰，反因當地寬大，花燈最多，廿六日起，越發光明如晝，平添出一付雄壯歡樂而又整齊的場面，如由山亭，憑高下望，領取年終慰勞禮物年貨的村衆，宛如三四條長蛇，接連不斷，時東時西，蜿蜒遊行在那燈山花海之中，祇管一個個笑逐顏開，興高彩烈，彷彿從頭到腳，都籠罩着一層喜色，快活已極，但聽不到一點喧嘩爭吵之聲，人們也是順着一定道路，此入彼出，自來自去，沒有一點擁擠紛亂，明是從容緩步，各拿着應取之物，說笑前行，并無一人，干涉指揮，偏是那麼安祥自然，沒有絲毫矜持，這類和平安樂的人間樂土，在以前專制帝王時代，常人便是睡夢之中，也未必能有發現，休說以前未在山中過年的外來佳賓，驚奇稱贊，連鐵笛子夫婦，也因在家過年時少，雖然見過兩次，但無當年之盛，覺着共祇幾年功夫，這般天真純樸的村民，竟會自然而然而然，有此意想不到的美景盛況，可見他們，勤勞忠勇，容易分清是非，祇不踏在他們頭上，終年壓榨侵害，使其不能安身，稍爲加以指教，他那本身智能，便可自然發展，因是人多力大，又先選出一些最好的做榜樣，於是爭相仿效，知道先公後私，結果，公私一體，爲了衆人，便是爲了自己的道理，一切均關本身福利，全都勇於任事，樂於出力，誰也不願做那壞人懶漢了，因其全體打成一片，自然力量越大，事業也是無窮，人力用不完，山林川澤之利，更取之無盡，這日子怎不越過越好，人心也就自然歸

善，培養起好的道德，與善良的風氣，永不再見一個敗類，這是多妙的事，話雖如此，這些以後都是一些璞玉渾金，如非爲首的人，能夠領頭主持，按照他們切身利害，集思廣益，樣樣照着他們心意，因勢利導，隨時隨地，研討改善，也不會有這樣好，這樣快的成就，似此本質善良，天性更厚，多經患難辛苦，識得善惡去就的人們，明是富強國家的最好根基，一般窮奢極慾的專制帝王，偏要拋棄他們，不與合而爲一，反而濫用淫威，侵害壓榨敲骨吸髓，惟恐不盡，豈非天字第一號的混蛋，村中設施，祇限山中一隅之地，當家天下的萬惡制度，未消滅以前，天下之大，億萬人民之衆，不是身臨其境，自然還有許多沒想到的地方，但是無論何事，祇要真正公平合理，按照切實情形，一面由主持的人，掌穩了舵，定好國家根本大計，一面本此方略，各以其能，各取所值，人無棄力，地無棄利，人知爲公而不爲私，所謂爲公，還是爲了衆人，結果每一個拿出智力的人，都能陰受其福，出力最多的人，均能得到國家獎勵，而其應得的報酬，也祇及身而止，身後雖受衆人的敬仰，但在新制度之下，人以不勞而獲爲恥，加以老有所歸，幼有所養，國家決不拋棄爲公衆出過勞力的人，一面無論何人，均要出力任事，必須發揮人身固有的本能，才能名利雙收，享受榮樂，祖父雖有遺產，子孫却以接受財財爲辱，要拿自己的力量，取其所獲，這樣財富，就因少數人之出力較大，所得較多，也祇享受到他應有的收穫，所爭祇在爲國爲民，出力最多的榮名，無須再作子孫後世之謀，大量財富，不致被少數人所把持侵奪，人也無一肯作此想，自然家給人足，誰都想過好

日子，誰都樂於出力，那裏還有不公平之事發生，似此比這個還好十倍的太平盛世，一旦實現，那是多麼快活，心正尋思，忽聽一聲鴟鳴，滿地燈光映照，天空紅影中，一團黑影，已由小而大，飛星下墜，朝當地直射下來，場上村衆，方在昂首歡呼，我們的黑鴟來了，南曼一聲歡呼，已搶先往亭外崖口縱去，同時，黑鴟也將兩片鐵翼一收，斜射下來，落向南曼肩膀之上，鐵笛子早就發聲相應，跟踪趕出，見鴟口和鴟腿上，均有書信，左爪還抓着一隻玲瓏精緻的花籃，異香撲鼻，內中放滿一籃鮮棗，都有鴨蛋大小，隆冬之際，那有此物，俱都驚奇不已，一數滿滿一籃，祇得一百多個，籃底還有一封柬帖，鐵笛子剛將鴟腿所綁兩封書信取下，看那發信的人是誰，聽說籃中棗大，從所未見，業已心動，再見南曼，正就燈光，想要拆看，猛一眼瞥見柬帖外面，寫有祖旺密啓，旁邊還有容緘二字，猛的想起一人，一見旁邊人多，雖然都是自己人，終恐內中藏有機密，黑鴟又在一旁，低鳴示意，伸爪想將柬帖抓回，南曼高興頭上，還不知道，又恐旁立的人誤會，忙先伸手接過，笑說，難得請這兩位老前輩，都有回音，你看黑鴟，右翼凌亂，分明途中，遇見強敵，等獲尋見諸位兄妹，由我向黑鴟問上幾句，再回拆看，不是一樣麼，南妹何必忙呢，我們同到下面，先將諸位兄弟姊妹請來，把這聞名多年，第一次才得見到的安期棗，請大家嚐一嚐新，如其够數，再向村中有功勞的弟兄姊妹，每人送上一枚，不也好麼。



## 三 傷惡鳥賀小俠初門白蟾劍

南曼聞言會意，立時應諾，便拿起花籃，拉了崔真文嬰，和另兩個姊妹，當先走下，鐵笛子跟在衆人後面，暗將柬帖，打開一看，不禁驚喜交集，出於意外，原來這次黑鵬，因被小俠賀回借去，闖了一個小禍，並因賀回洩氣，爲了一時誤會，將嵩山三奇女中的白蟾劍韋玉寒得罪，等到賀回發現玉寒，乃崑崙派名宿，遊龍子韋女少的三傳弟子，又是他的姪曾孫女，業已鑄成大錯，玉寒所養兩隻蒼猿，一隻猛鷲，均受了傷，乃師夏南鶯，得信大驚，將賀回罵了一頓，說他先用黑鵬，去向三陽箇後山對頭爲難，雖是自找麻煩，那還不去管他，如何爲了一時意氣，趕往嵩山，上門生事，得罪嵩山三女，當即寫了兩封書信，命黑鵬急速回山，先避風頭，等他請出一兩位同道至交，去向嵩山三女陪話，平了對方氣憤，再照所說日期，將第二封信，去往各地約人，山中諸俠，見黑鵬帶來兩封書信，鐵笛子夫婦，不曾回轉，忙同取看，得知細底，便照所說行事，過了些日，又接山口外轉進來的一封書信，得知嵩山之事，雖不算完，暫時已可無害，賊黨方面，能手越多，年前難免先有人來騷擾，已是可慮，年後多半提前下手，大舉發難，並告以鐵笛子，人在途中，不久自回，山中人雖不少，無如仇敵勢強，稍一疏忽失機，難免多傷善良，武當，洞庭，諸老前輩，偏在上半年，結伴同遊，去往海外，訪友未歸，祇有限兩人，不曾同去，萬一仇敵，將昔年那幾個著名的凶孽，勾引出來，

更是凶險，另外兩位同道，久已不見，新近方始探出他的下落，還有一位前輩高人，隱居岷山白犀潭後，深洞之中，也被訪問出來，這幾位常時往來民間，救濟窮苦，近年山居之時極少，難得今年，都在山中，除却內中一位，必須夏南鶯師徒，親往相請而外，可命黑鵬帶了第二封書信，照着上面所說地名，前往尋訪，一處看完，再去一處，此行要由嵩山左近飛過，到時必須飛高，或是繞路而過，以防遇見那隻猛鶯，勾動舊仇，二次生事，許多不便等語，智生等諸俠，忙將黑鵬喊來，再三警告，並將書信交過，黑鵬久經訓練，心靈機警，上次本因賀回童心未退，疾惡好奇，偶見一長身女子，往來三陽箇兩次又與孫莊小賊相識，發現時小賊已被打敗回去，相隔頗遠，未聽出說些什麼，看小賊對他，十分恭敬，和相遇說笑情景，不知對方爲人，外和內剛，平日說話，老帶着一付笑臉，又不知他姓名，以爲雙方，必是一黨，似此形踪詭異，又帶有一隻大的怪鳥，祇當是個異派中人，有心戲弄，黑鵬奉了主人之命，除非真個對敵輕易不在人前出現，那隻猛鶯，却是盤旋高空之中，隨同主人進止，一到無人之處，便要飛下，此女正是章玉寒，先見賀回人小，未與計較，後來嫌他洩氣，說話氣人，又在鎮市之上，不便發作，同時看出賀回，功力頗深，誤會身後有人主使，心中有氣，說了他幾句，並令轉告師長，去往嵩山相見，此時有事，不願與無賴頑童糾纏等語，賀回自然激怒，和師父約定，就快相見，恐被看破，又知對方，必是有名人，巴不得能够訂約比鬥，當時答應下來，夏南鶯也正趕到，玉寒恰巧先走一步，不曾相遇，賀回恐師嗔怪，自不肯說，正

想借什題目，前往赴約，夏南鸞忽命他往嵩山明月溝尋人，第一次遠離師父，事又一舉兩便，心還高興，始終不知嵩山三女的來歷，因在三陽箇，看過那隻猛鷲，知道利害，便將黑鷲招下，推說還有點事辦完，就去回尋主人，到了嵩山左近，再設詞激將，登門赴約，玉寒如其先說姓名來歷，也可無事，怒火頭上，見來者仍是那個頑童，口發狂言，口口聲聲，要將所養比黑鷲小不許多的猛鷲，打去下酒，不由怒火上攻，就這樣，仍因賀回人小，不知來歷，武功均是正派傳授，祇想給他，吃點小苦頭，或將人擒住，問明來歷，送交對方師長責罰，誰知賀回，人小鬼大，早就想好主意，嵩山三女，專一自修，不大過問，外間之事，往來祇有限數人，隱居多年，極少人知，黑鷲祇覺對方，不是惡人，並未看出別的，性又猛烈，容易激動，以為有賀回作主，又急於把事辦了，往尋主人，一切全照賀回所說辦理，玉寒雖忿賀回狂妄，又覺勝之不武，未先出手，祇命所養兩蒼猿迎敵，賀回刁鑽古怪，孤身尋敵，早有算計，上來便用殺手，將二猿打傷，猛鷲早在一人兩猿頭上，盤空示威，見同伴為敵所傷，連聲怒嘯，便要下撲，祇為玉寒法嚴，不奉主人之命，暫時未敢妄動，玉寒雖然氣憤，又因賀回機警靈巧，臨時看出對方，不是好惹，先用言語，將他僵住，二猿一傷，玉寒正想翻臉主意，打算親身上場，就這微一尋思之際，那鷲彩羽盤空，靜等主人，一聲令下，便朝敵人猛撲，正在連聲怒嘯，沒想到空中隱藏着一個勁敵，當日雲層，又低又密，連章玉寒，那麼久經大敵的前輩女俠，均未看出上面雲層中，伏有一隻大鷲，等到瞥見一團黑影，兩點金光，

急如電射，穿雲而下，耳聽一聲鷓鴣鳴，暗道不好，忙卽拔劍上前時，猛鷲全神貫注下面敵人，不曾留意上面，黑鷓來勢，又猛又急，驟不及防，竟被一爪打傷，那鷲猛惡無比，受此重創，自不甘休，無奈黑鷓一開頭，就佔了上風，同時，瞥見玉寒所用劍術，是正派中家數，並還利害，賀回業已見機先逃，知道惹了亂子，更不怠慢，接連兩爪將鷲打敗，仗着飛翔迅速，也就騰空逃走，賀回日前，業已試過幾次，知道那鷲，能够帶人飛行，一見敵人寶劍，剛一出匣，便似一條虹電，知非敵手，玉寒盛怒之下，又自道出了名姓，賀回曾聽師父說過這三奇女的來歷，越發心慌，那裏還敢戀戰，瞥見黑鷲飛過，猛觸靈機，用足全力，縱身一躍，一把撈住鳥腿，下面恰是一條寬達數十丈的絕壑，後面追兵，已極利害，又加上那隻猛鷲，負痛情急，怒發如狂，趕來拚命，當時形勢，端的險極，總算那鷲，受傷不輕，飛得較慢，鷲又機警，瞥見腿被賀回撈住，忙伸一爪，又將肩膀抓緊，帶了同飛，那鷲仍是窮追不捨，黑鷲抓了賀回，出沒密雲層中，上下飛翔了好一陣，始終一聲不响，目力又強，能够透視雲霧，那鷲又在連聲怒嘯，便照嘯聲來路，左右閃避，竟被滑脫，一口氣飛出好幾百里，方始穿出雲層，脫離險地，賀回還想，自己未說姓名，或者敵人，不知來歷，年輕胆大，非但沒有回向乃師稟告，照樣去往明月溝尋人，那是一位隱居山中多年的女異人，名叫祝九姑，乃夏南鶯的大師姊，賀回曾經見過，剛一開口，便被對方，說了一頓，並說，你這娃兒，如何這樣胆大妄爲，不查細底，稍見可疑，便去闖禍，正教中人，多本與人爲善之心，對方就是出身異派，

祇肯痛悔前非，或是多年斂跡，不犯舊惡，照樣與之來往，以便隨時感化，如何發現他與異派中人一起，便當仇敵看待，休說你那武功家數，容易被人看出，不久便可尋出根來，這隻黑鵬的來歷，更是盡人皆知，如今新桃源這般小弟兄妹，爲了終年濟困扶危，救苦救難，一般巨賊大盜，土豪惡霸，異派凶孽，恨之入骨，正要大舉發難之際，你是他們小師叔，不能多幫他們的忙，反爲惹事，就因嵩山三女，崑崙門下，不會被凶孽賊黨，勾結了去，話更講得明白，黑鵬無故傷他心愛的猛鷲蒼猿，豈肯甘休，何況此鵬，如此凶猛，連人帶鳥，都是無故生事，上門欺人，一旦狹路相逢，他就看在你師父和我面上，念你年幼無知，吃點小苦頭，也必難免，此鵬更是危險已極，鷲猿先就放他不過，何況嵩山三女，每人均養有一隻猛禽，比鷲還要厲害呢，他祇推說畜生報仇與他無干，本是你們不好，有何話說，賀回心雖不服，覺着對方，也有使人可疑，和不合之處，如何專怪一面，當時却不敢強，正想自己無妨，此鵬却是可慮，萬一因此受害，如何對得起人，心中愁慮，照着祝九姑所說，避道而行，往回走不多遠，夏南鷲不知怎的，得到信息，加急趕來，問知前情，忙將黑鵬遣回，黑鵬雖然深知利害，奉命送信時，因那日一擊成功，還是胆大自恃，心想飛高一點，當可無事，並未繞走遠路，不料還未走近嵩山，便被對頭發現，嵩山三女，各養有一隻猛禽，內中一隻，名叫天狼，乃三女追魂剪呂玉華所養，比鴿子大不多少，周身羽毛，宛如針刺，並有兩條可以收縮，鐵鞭也似的長尾，上有倒鬚鉤刺，比什麼都利害，另一紅鳩，雖沒有黑鵬大，也是猛惡

非常，飛得更high，當日天又晴朗，老遠便被發現，黑鵬不知利害，先見紅鳩和天狼來攻，並未放在心上，等到兩個照面，聽出天狼鳴聲有異，又看出那東西，雖然其小如鷄，從頭到腳，連周身羽毛，都似純鋼打造，猛鷲也由下面，怒嘯飛來，三鳥夾攻，如何能當，不消多時，便受了傷，眼看毛羽紛飛，鮮血四流，下面敵人，又在喝罵，要將他生擒下去處置，本想拚命，又因所投書信，關係重要，必須送到，一時情急，奮起神威，拚受點傷，猛一鐵翅，將最利害的天狼鳥，打落好幾丈，就勢再朝紅鳩，猛衝過去，乘着對方，看出利害，不敢硬拚，往旁閃避，天狼惡鳥，還未轉身騰起之際，用足全力，刺空逃走，後面三隻猛禽，自不甘休，也各怒嘯追去，大小四隻怪鳥，急如流星，破空穿雲而渡，都是快到極點，黑鵬眼看，被那天狼鳥追上，知這東西，猛惡無比，口有狼牙，被他咬住頭頸，死也不放，回顧一鳩一鷲，落後頗遠，正想冷不防，將身翻轉，等他飛近頭上，猛力一翅，橫掃上去，將其打落再逃，不行便與拚命，忽聽下面山谷中，起了一聲長嘯，其聲清越，响振空山，同時瞥見下面，立着一高一矮，兩個身佩長劍的女子，內中一個，黑鵬曾經見過，惡鬥了些時，身負重傷，一路拚命飛逃，用力太猛，業已支持不住，又見天狼惡鳥，來勢神速，已和箭一般，朝頭頸上竄到，心中一慌，立生急智，將初計改變，兩翅一收，就勢把頭一低，便如星丸飛墮急射下去，天狼原是怒發凶威，比準敵人頭頸，向前猛衝，準備一下咬住，與之拚命，平日凶野之性，業已激發，沒想到黑鵬，突然下投，去勢太猛，竟由鵬頭上射過，竄了個空，黑鵬

業已下落，跟着，後面一鳩一鴛，相繼飛來，便同往下投去，三鳥恨極黑鵬，本意殘殺報仇，先未看清下面的人是誰，尤其那隻天狼惡鳥，雖然窺過了頭，身小輕快，性猛多力，飛得更急，剛一竄空，連頭也未掉，便凌空折轉，做一弧形，飛射下來，快近地面，方始將身翻轉，勢更猛急，一味拚命追敵，別的全未在意，黑鵬却是機警非常，一見下面的人，以前見過，便知有了救星，一聲急叫，落向二女身前，剛昂頭急叫了兩聲，上空三鳥，已分兩面，斜射下來，眼看離地，不過一兩丈，內一身材矮小的紅衣女子，看出來勢太急，難於喝止，三鳥又是兩面夾攻，黑鵬衆寡不敵，業已受傷，心中一急，口中大喝，縱身把手一揚，朝上揮去，另一女子口喝，四姑不要傷他，聲才出口，當頭那隻天狼惡鳥，業已認出下面兩人，無奈去勢太急，無法閃避，竟被紅衣女子，用內家罡氣，劈空一掌，打出老遠，接連幾個翻轉，連聲急叫，幾乎打翻在地，另外一鳩一鴛，也正飛到，沒想到二女，會幫助他的對頭，總算眼尖識趣，見勢不佳，不等對方發作，先將兩翅一展，往旁避去，落在地上，想要騰起，身材高的一個，業已上前，將其喝住，正想喊那天狼過來，不料那鳥，天性剛猛，吃了點虧，萬分氣憤，又認出二女，與他主人相識，知道利害，不敢硬拚，各自刺空逃走，到了空中，還朝下面，怒嘯了幾聲，方始將頭調轉，穿雲而去，鳩鴛二鳥，却較剛善，不敢倔強，人鳥言語雖然不通，二女均知這幾隻猛禽的來歷性情，便朝二鳥，喝罵了幾句，說黑鵬主人，並非邪惡一類，他的師父天山鷹，更是你主人的好友，無論因何事故，也不應該三打一，快些回

去，如其有事，叫你主人，尋我說話，長女說罷，二鳥飛走，紅衣女子正是荆門女俠丙四姑，見鵬腿上的書信，取下一看，才知細底，跟着崖後石洞內，又跑來一個女子，年紀較輕，隨奉紅衣女子之命，將黑鵬帶往洞中，上好傷藥，笑說，你那對頭，雖被我們嚇退，未必甘休，天狼爪和長尾有毒，難免發作，好在你所尋那兩人，我們均與相識，內有一位，日內還要來此，你如飛去尋他，一個不巧，反要錯過，不如就在這裏，敷藥靜養，明日我恰有事出，代你往尋，祇更穩妥，率性等那三鳥主人尋來，或我尋去，與他見面，把話說明之後再走，從此便可無事，不是好麼，黑鵬本道人言，知道對方，行輩甚高，主人對他，十分恭敬，所尋三位異人，又有一位，是他至親，祇能尋到一位，便可覆命，何況身上傷痛，越來越凶，這等說法，自然求之不得，連聲低鳴，點頭示意，三女見他靈慧，甚是喜愛，後出少女，更是愛他，第二日果有一人尋來，這位老前輩，黑鵬見的次數更多，越發放心，自此便在山中，住了多日，快到年底，丙四姑方由山外，帶了許多大雁趕回，寫下一信，命其連裘帶回新桃源，對於山中諸俠，甚是獎勵，所說的事，也都答應，陰原請三位老前輩外，這三位女俠，到時也許有一二人，抽空趕來相助，並還提起嵩山三女，爲了諸鳥惡鬥之事，大是不快，後經解釋，知與鐵笛子夫婦無關，剛消了一點氣，誰知賀回，因自己一時疏忽，代人闖禍樹敵，不知從何處聽說三隻猛禽，夾攻黑鵬，將其打傷，不是有人發現，出手救護，幾乎送命，嵩山三女，還不甘休，越想越氣憤，覺着開頭雖是自己不好，師父和親九姑，業



已分別託人，打了招呼，還是這樣恃強欺人，實在可恨，更恐連累黑鵬，和鐵笛子夫婦，一旦狹路相逢，又受其害，知道乃師，近年心性，越發平和，專喜息事寧人，嵩山三女，不是異派惡人，更加遷就，如與明言，決不肯聽，借口此事是我做錯，不能連累黑鵬受害，意欲由祝九姑出面，親往嵩山謝罪，說明此事，女俠夏南鶯，不知賀回，初生之犢不怕虎，別有用意，所說也頗有理，以爲不知者不爲罪，嵩山三女，乃崑崙派威名人物，殺人不過頭點地，賀回年幼無知，業已認錯賠禮，祝九姑和三女，交情頗深，結鄰多年，常有來往，有他在前，當不致於和後生小輩，一般見識，自己恰又有事，無法分身，雖不願直接向三女低頭，仍寫了一封極懇切委婉的書信，拜託祝九姑，代爲致意，說門人年幼無知，請三女原諒，在未登門拜訪以前，先令負荆請罪，設詞也極委婉謙和，並向賀回，再三叮囑，曲在自己，不能怪人，到後千萬不可倔強，免得由此生出嫌隙，賀回自知弄巧成拙，話已出口，不能不去，又見信上，那等寫法，心更氣悶，無奈上來，所想方法，被師父預先說破，不敢違背，祇得打着相機而行的主意，本就懷着滿腔不平，事有湊巧，剛和師父分手，便遇見荆門山丙家門下，兩位小俠，都是幼得真傳，練有極好武功劍術的血性少年，雙方雖祇見過兩面，但都心意相投，一見如故，少年弟兄，難免偏向，一聽經過，均覺三女，倚老賣老，欺人太甚，好在上輩，無什交往，這兩弟兄，一名丙異，一名耿忻，又是丐俠諸平的記名徒孫，年輕喜事，爲了日前得信，許多江湖巨賊，有名惡霸，勾結了好些異派凶孽，准備新春往新桃源，去尋諸位

英俠作對，有兩位比他高好幾輩的女俠，也許到時抽空前往相助，不由見獵心喜，各自借了題目，年前下山，準備探明虛實，和新桃源是在何處，到時前往相助，就便開開眼界，看雙方到底都是什麼高明人物，說得聲勢這麼浩大，忽與賀回，無心相遇，非但知道此事，到時還要前往相助，自然再妙沒有，於是三人合在一起，依了丙耿二人，直恨不能當時直赴嵩山，去與三女講理，還是賀回，祇管心中有氣，却知三女，和那三隻猛禽的利害，又不敢十分違背師命，必須交代得過，仍主先尋祝九姑，把信交到，到後再定，上來先禮後兵，非要自己把理估足，決不輕動，丙耿二人，爲友熱腸，本無定見，便照所說行事，依了賀回的原意，本不致於鬧得十分激烈，偏巧祝九姑，終年隱居明月峽，輕不離開的人，當年年底，却因無意中，在後山救了兩人，因而發現一件不平之事，對方所爲，慘無人道，不由激動俠腸，當時無人可託，親身趕往，尋一惡霸，爲衆除害，三小弟兄，到前兩日，恰巧離開，就這樣，賀回還因師父，對他雖極鍾愛，法令甚嚴，犯過決不寬容，如不估好地步，受罰事小，從此不許出山走動，豈不氣悶，非但沒有冒失趕去，反悔初見丙耿二人時，不應說得那聲激昂，以致二人，心有成見，所用寶劍，又是丐俠諸平昔年防身利器，利害非常，萬一禍闖太大，無法收拾，豈不討厭，想了又想，力勸二人，說嵩山三女，雖然狂傲，並非惡人，我不過自身做事自身當，此去說理便罷，如不說理，便將事情，攬在我的身上，免他遷怒，去尋別人晦氣，並非真與爲仇，我們不可做得太過，以免無法下台，一面又將二人留在九姑茅蓬之內，準備等

上幾天，九姑回來，面交書信，商定再去，初意九姑，向不遠出，除偶然往尋嵩山三女，談上一陣而外，已有多年，不會出山，斷無不歸之理，那知連等二日，均未回轉，踪跡却被那隻猛鷲發現，知是以前上門生事的對頭，一聲怒嘯，飛撲下來，三小俠自不把他放在心上，賀回心中還有顧忌，見紅鳩飛來助戰，被丙耿二俠，一人一個敵住，恐又誤傷，並在一旁，一聲疾呼，不令二人傷鳥，一面向鳥，說那來意，滿擬這三隻猛禽，久受主人訓練，必通人言，那知二鳥，絲毫不聽招呼，反因丙耿二人，聽了賀回之話，未下殺手，來勢更急，幾次乘隙，改撲賀回，均被驚退，賀回見鳥，不聽分說，想起師父，走時警告，心雖氣憤，仍想委曲求全，口方大喝，二兄不必與扁毛畜生，一覷見識，率性此時趕往他們主人那裏，與之講理，真要倚勢行凶，下手不遲，丙耿二人，初次見到這樣猛惡靈巧，又不怕死的猛禽，先還打得高興，聞言應諾，三人邊打邊走，待往三女所居靈芝崖前趕去，忽聽空中怒嘯，聲如狼嗥，跟着便見兩點藍光，帶着一小團黑影，由斜刺裏高空中，星丸飛墮，急瀉下來，來勢比箭還快，晃眼便見黑影加大，現出一隻後有兩長尾的鳥形，身子不大，來勢猛惡已極，這時紅鳩因是追撲太急，剛被丙異長劍一揮，劍芒掃中一點翅膀，鳥雖未傷，翼上鋼翎，却被削斷了兩根，嚇得大驚逃去，那鳥似因同伴受傷驚退，情急暴怒，稍爲一側，便朝丙異頭上衝到，丙耿二人，未到以前，早聽賀回說過惡鳥天狼的利害，一見來勢這等猛惡，本有戒心，賀回又因先那二鳥，不知進退，彷彿看准敵人，不敢傷他，飛撲不已，應付了一陣，以前怒

火，早被勾動，快要發作，再見這等來勢，知道此鳥，凶猛殘暴，遇敵專一拚命，趕盡殺絕，性發時，連他主人，也未必能止得住，來時曾聽師父，再三誥誡，此去踪跡，務要隱秘，未和九姑同路以前，留神空中，不可被其發現，否則，急速覓地隱藏起來，等他退去再走，前途更要時刻戒備，並說，此鳥耳目最靈，動作如電，口和爪尾，均有奇毒，兩條能屈能伸的長尾，更是利害，如非上次前往，未被此鳥看過，那鷺身又高大，飛在空中，老遠可以望見，就是前往陪話，也都可慮等語，一見這等來勢，祇比師父所說，還要猛惡，那兩條長尾，本和箭翎一般，筆直拖在後面，離人還有三四丈高遠，突然捲起，身子一挺，來勢更快，丙異剛將紅鳩驚退，正朝空中仰望，似未留意，賀回爲友心切，恐其受傷，一被長尾打中，凶多吉少，單那傷毒癢痛，先就難當，一時情急，大喝一聲，揚手便是三粒飛丸，本意照准鳥翼打去，並無傷害之心，不料那隻紅鳩，想是瞥見來了生力軍，記那一劍之仇，突又展翅反撲，成了兩下來攻之勢，丙異驚退紅鳩時，便因二鳥，飛撲太猛，幾乎受傷，心中有氣，暗罵，不知死活的畜生，我不過聽朋友囑咐，不願傷你，真個怕你不成，心念才動，天狼惡鳥，業已飛到，耳聽賀回急呼，此鳥利害，留神後面毒尾，覺着這類猛惡之物，嵩山三女，根本不應收養，我不比賀回，有師父顧忌，怕他作什，二次念頭還未轉完，紅鳩已夾攻而來，少年心性，不禁怒從心起，就這樣，本意仍祇想使惡鳥，吃些苦頭，並無殺他之意，不料這三隻猛禽，久經訓練，猛惡非常，對敵之際，時分時合，有許多巧妙打法，性又凶殘，一個當空急

射，朝人猛衝，一個用足全力，橫掃過去，如換常人，單那兩翅風力，先當不住，這一兩下夾攻，逼得丙異，如不施展殺手，不死也受重傷，賀回再發暗器，兩下一湊，惡鳥怎禁得住，天狼剛把兩條長尾，電一般舒展出來，瞥見敵人，劍光強烈，映日生輝，正朝紅鳩揮去，剛剛就勢想要打下，頸肩上忽然連中三粒飛丸，受傷護痛，由不得身子往旁一歪，心凶情急，長尾一揮，揚鞭朝人便打，誰知敵人，劍術精奇，先那一劍，乃是虛實並用，不等紅鳩撲到，故意連身縱起，反手一劍，朝鳩翅斫去，那鳩先前嚐過味道，剛把左翼一收，打算避開來勢，一面急揮右翼，朝人掃去，一面伸爪便抓，祇將敵人臂膀抓住，便可任性殘殺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他這裏身剛往旁一閃，丙異已由葉底偷桃，化爲驚虹出地，凌空一劍，就勢翻身，由下而上，照准天狼揮去，同時，左手一揚，打出一股罡氣，天狼上來先被飛丸打中，那再經得起這一劍一掌，雖仗竄逃得快，劍未上身，那兩條長尾，竟被斷去大半截，因是來勢太猛，激射出去好幾丈，方始顛巍巍映着陽光，斜插地上，那麼利害的猛禽，兩條毒尾一去，凶焰大斂，又被罡氣打中，斜翻出去老遠，連聲悲號怪叫，落在地上，更不回顧，騰空飛鳴而去，空中一驚一鳩，見敵人真個翻臉，自知不敵，那鳩不是逃走得快，二次幾乎受傷，同聲怒嘯，冲霄便起，往靈芝崖那面投去，賀回機警，知這一來，仇恨更深，正和二人商量，暫時避開，好在當日之事，不能怪人，且等九姑回山，見信再說，忽聽遠遠有人呼喊，抬頭一看，正是九姑，還有一個中年女子，一同趕來，匆匆問知前情，剛命三人速退，避往茅蓬裏

面，嵩山三女，便帶了三隻惡鳥，怒冲冲趕來，三人掩在茅蓬裏面偷看，見雙方爭論了好一陣，連人帶鳥，方始回轉，跟着九姑回蓬，看完書信，笑說，此事難怪一面，不過三女量小，許多不合，他們暫時怒氣未息，非要和你們幾個小人計較，不易勸好，幸而有人出頭作主，約定等到新桃源事完，再請你們師長，約地理論，否則，你們三人，今日便難從容回去了，最可笑是，他已知道，此事與鐵笛子夫婦無干，就是日後相遇，也不爲此計較，對那黑鵝，却是不肯放過，修道多年的人，這大火氣，三妹弓玉華更甚，將來非有事故不可，這且不去說他，你們也不要十分認真，好在此次前來，本爲向他負荆，這三隻惡鳥，偏要倚勢行凶，逼得你們出手，如何怪人，你們祇要有理，他們多麼利害，也非所計，如其胆大妄爲，另生枝節，使他有口實，休說自尋煩惱，便你們的師長，也必怪罪，聽我良言，暫時率性放開，等新桃源事完，自有道理，你們也無須乎來此，免得狹路相逢，又多生出枝節，到了三月初間，我必出面，爲你雙方和解，賀回祇不再多事，便你師父知道，照實奉上，也不會有話說，你們由我護送，就此起身便了，三人問知那中年女子，也是一位前輩女俠，名叫鄧寒煙，與各人師長，俱都相識，因其劍術高強，人緣最好，說法又極巧妙，三女才未當時翻臉，並聽九姑說起，黑鵝受傷之事，中途救他的紅衣女子，正是荆門山女俠丙四姑，和四姑的姪孫女丙容，還有一個少女，乃丙耿二人的師姊朱紅霞，聽那口氣，這幾位前輩女俠，俱是新桃源這一面，對於嵩山三女，平日養了惡鳥，常時背了主人，殘殺山中生人，祇管三女，加以嚴罰，

稍有空隙，仍是明知故犯，本已不滿，這次小題大做，一意偏袒惡鳥，更覺不合，自己祇要把握佔足，非但三女，不能爲害，還可將這三隻惡鳥，就勢除去，俱都高興非常，准備到時，去往新桃源赴會不提，鐵笛子看完來書，最後一張關係緊要的，已先收起，所以上來衆人都不知道那幾位女俠的姓名，等把幾封回書，全都看完，才知經過，因鐵笛子夫婦，前在外面救人，荊門山男女諸俠，見過好幾位，對他夫婦，最是獎勵，早有好感，所以不惜得罪嵩山三女，出頭救護，黑鵬所受傷毒甚重，全仗丙四姑靈藥醫治，才得痊癒，回山時節，雖已復原，被打脫的毛羽，還有好些，暫時不能長好，所以看去那麼凌亂，諸俠因黑鵬，勞苦功高，受此險難，自然格外愛護，所約的三位高人，也都答應到時准來，雖然都在年後，美中不足，到底放心不少，本來預料必要發生事故的殘年，居然平平安安快樂過去，村人因爲首諸俠，難得團聚，加以幾次豐收，山中出產衆多，一年所獲，可供數年之需，雖有外患潛伏，快要蠢動，內裏却是家家富足，又來了許多強有力的佳賓，許多使人高興的事，湊在一起，全村人心，又是那麼團結，自信甚深，祇管對頭利害，人人警惕，戒備森嚴，都准備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反擊強敵，加以消滅，並無絲毫畏怯之意，反更興奮，養足銳氣，專等爲首諸俠發令，隨時出動，佳節盛典，照樣舉行，因日子越來越好，辦得更熱鬧，由小年夜起，便一天盛似一天，到了除夕子時，辭歲之後，情況越發火熾，全村本似一個大家庭，各人所得，均按勞力，平均分配，極少高低之分，各種儀式，連同辭歲拜年，種種禮節，均在議事廳中舉

行，非但少却許多浪費，看去祇更整齊繁盛，沒有一人不是喜逐顏開，春風滿面，年前准備的花燈，和各種酒食年景，豐富美滿，盛極一時，自不必說，鐵笛子連接高人，兩三次密告，心中有事，因那事情，不要人多，必須親身前往，早和智徐諸俠商計停當，到時不要管他，連南曼也不令跟去，無事便罷，如其有事，不接到緊急信號，便見自己，吃虧犯險，也作不知，不令旁人上前，這時，衆人業已做完一切禮節，大家都在准備守歲，等到天明，再去大廳，與衆村人，一同團拜，爲首諸俠，因有先後來的一些至交良友，須要款待，除輪值在外的賓主十來人，全都聚在平日聚會的大俠智生住房前面，專作賓館的高樓之上，偶然也出觀燈遊玩，夾在村人之中，放些花炮，參加各種年景樂事，諸俠雖料當夜，不會有事，戒備並未鬆懈，不過村中人人胆勇，是年輕人，無一個不會武功，本有極好訓練，年前又演習了個把月，樣樣准備停當，曾在主客雙方，選出一些有本領的人，假裝外敵來犯，事前並不向衆明言，連多帶少，分兩三路，化裝掩進，連演習過四次，均被守望的人，當時發現，轉眼四面包圍，如非後來叫破是自己人，內有兩個外客，因不深信衆村人的力量，會有如此強大，又見爲首諸俠，說好旁觀，並不上前，稍爲氣浮心驕，妄想逞能一試，不肯顯露真相，仗着本領高強，人又有好幾個，雖也衝破兩道埋伏，不料後來，村中壯士，越來越多，遍地皆敵，連緩氣的功夫都沒有，幾乎被擒，這還是事前諸俠暗中下令，當日如來生人，祇許生擒，不可稍爲傷害，才得無事，否則，衝過第二關時，已爲埋伏所傷，結果還是諸俠出面喊住，人都



那麼沈着機警，事前看不出有一點防備，一動上手，立陷重圍，當時刀矛如林，四面來攻，打法又極巧妙，如影隨形，決不退縮，人是越來越多，也不知是那裏來的，是利害是，連一些老弱婦孺，見了敵人，都不放過，各有各的應敵方法，端的利害到了極點，等到說明真相，一聲信號發出，人都散光，就有幾個，留在當地的，照樣各理所業，神態從容，若無其事，絲毫看不出來，幾次過去，連爲首諸俠，對衆村人，雖極信任，遇敵時，這等忠勇靈巧，分合由心，動靜均有法度，到了實際應用，各人都能盡量發揮，比平時訓練所見，威力反更強大，也都出於意外，增加許多信心，因此預定的過年盛況，絲毫不應外敵要來，而加阻止，接連多少天，全村始終充滿了喜氣，表面上不現一點痕跡，平日佈置，又極嚴密，由外到內，各就形勢利便分配，都有呼應，無須多耗人力埋伏守望，便可勝任，一切如常，不是格外小心，簡直連輪流防守出巡，都無須了，鐵笛子心中老惦着藥夫子，和丙四姑來信所說的兩件事，和衆人說笑了一陣，便走了出來，獨自一人，去往各地查看，剛剛轉過樓前小山竹林，便聽各地村人，作樂歡呼，與鑼鼓笙簫爆竹之聲，和成一片，遠近傳來，起伏如潮，熱鬧到了極點，知道議事廳前廣場上，人數最多，花燈最盛，少時還要大放煙火，此時必更熱鬧，不是隔夜來了兩位遠客，好些人均想敘闊，賓館樓上，推窗遠望，一樣可以看到，賓主多人，也都趕去，南曼和文嬰等四五個新來的女俠，都是年輕姊妹，天真喜事，愛看熱鬧，方才業已先走，此時必在場上，等看煙火，愛妻近來，情愛越深，關心太切，恐我犯險，不願背他行

事，常鬧小性，爲了丙四姑來書，末了一張，未與觀看，心中不快，萬一又和上次一樣，隨後跟去，豈不討厭，略一盤算，先想往尋南曼，背人談上幾句，免得大新年裏，又不高興，正在尋思，猛一抬頭，前面滿空火花飛舞，雜着轟轟之聲，天空登時紅了一大片，定睛一看，原來廣場上的烟火，業已開始燃放，此是當年村人特製的萬花筒，主要的幾種，還在後面，業已滿空都是火花，半天都紅，震得山野齊起回應，再要全數點燃，聲勢之大，可想而知，同時瞥見花炮一放，遠近各地，剛回去不久的村人，又分成長長短短，大小一二十股，長蛇也似，順着各地花徑田隴，互相歡呼，同往議事廳前趕去，有的手上拿了樂器，有的還捧了各人自製的花炮，幼童手上，也都拿着當夜所發的各種玩具，扶老携幼，歡呼而行，快活已極，隱聞喝采歡呼之聲，宛如潮湧，烟火業已提前點放，各式各樣的花炮，先似寶蓋撐空，直上九霄，散爲滿天花雨，繽紛而下，此落彼起，上下交織，接連不斷，轉眼便將大片天空，化爲一片霞光萬道的花海，跟着，又有許多大小不等的銀光，流星趕月一般，上下起落在那滿空花海之中，越放越多，有的宛如一輪明月，升向空際，忽然爆散，化爲茶酒杯大小，一團團的明星，銀輝四射，浮沈空中，因風搖曳，明滅不定，同時又有數十百道，各式各樣的五彩旗花，冲霄直起，高出花海之上，一聲爆炸，化爲大小各式花龍，掉頭飛舞而下，也是此落彼起，疏密相間，五光十色，美不勝收，一路看將過去，相隔廣場，還有半里，忽又由下面，飛起日輪也似，方圓達丈許的一團紅光，四邊並有紅雲火焰托住，飛得最高，又是由小

而大，中間藏有機關，等到漲滿一丈以外，便被下面漲開來的氣球托住，停空不動，恰巧高出花海之上，宛如一輪真的紅日，由千尋彩浪中升起，光芒萬道，壯麗無與倫比，緊跟着，一東一西，又有兩蓬彩光，平地升起，到了空中，波的一聲爆音過處，由彩光中，先逆出億萬縷紅絲，激射如雨，跟着湧現兩個大花籃，下面也都藏有氣球，將抵托住，分列紅日兩旁，內中裝滿各式各樣的瓜果五穀農產之類，均是人工製成，因其上面，附有火藥，大小相間，各發奇光，都是停空不動，也不似別的花炮，點完便自消滅，事前聽說，村中近年，出了兩個巧匠，並還發明幾件火器，花炮燈綵，更是拿手，因是山外初回，這兩人又是大俠智生，前年才由山外救來的難民，前後匆匆，共祇見過兩面，新來好友既多，又當有事之秋，這兩人又受村人之託，在西山谷崖洞中，添製那幾件火器，和年下所用花炮，忙得不可開交，也就無暇尋他長談，前日聽說，上次歡迎會上，所放花炮，十九小件，年底所放，還好十倍，因所有材料連火藥，山中均有大量出產，村人終歲勤勞，難得行樂，自己終日籌計禦敵之策，無心及此，並未過問，沒想到竟會這等巧妙，心方驚贊，忽聽身旁走過的人，紛紛議論，說內中幾件大花炮，可以停空多時，甚而放到天明，下面除氣球外，還各有一根細鐵絲拉住，所以不會被風吹走等語，再定睛一看，那三件大花炮，果然停空不動，就這走出數十步的功夫，前面花炮，越來越盛，四外峯崖，和大片山村，均在千尋繁霞，籠罩之下，下面那麼鮮明燦爛的花燈，已爲所掩，祇覺眼前，彩霞瀲灩，耀眼欲花，這等繁華富麗的烟火，生平第一

次見到，正覺還是浪費物力，就是出產方便，稍用人力，便可成功，由此引起村人奢華之念，也是不妥，幸而大家，明白事理，這等同樂狂歡，目前已經說定，必須每年出產衆多，財富增加，勤勞有功的人，超過半數以上，才得乘着農隙舉行，用作激勵人心之舉，否則，照此下去，如其養成喜逸惡勞，專貪奢華的風氣，豈不是糟，想到這裏，正在盤算，明日團拜時節，拿什言語，把這安不忘危，樂不可極的道理，乘着新春，去向衆人，鼓勵勸告，猛一動念，覺着此時花炮，繁盛已極，天空已被映成紅色，花炮放得又高，休說近處，便村口外一帶，立在高處的人，多半也能看出兩分，這片又紅又亮的光明景象，先就不能隱蔽稍有目力的人，便看出下有大片燈火反映，照藥夫子和丙四姑來信所說，那話兒雖應初三以後發現，事情到底難料，這兩日爲了佳客遠來，我和諸位兄姊，主持全局，就便陪客，還不曾往山口外去過，反正衆人，昨日業已睡足，預定通宵作樂，乘此無人理會之際，何不由前村出去，穿過那日發現怪人怪鳥的崖洞，再由後洞祕徑，繞將回來，看洞中所留兩根鳥羽，是否還在當地，有無他異，豈不比隨意遊蕩，要強得多，主意打定，忙即溜回自己房內，匆匆取了兵刃暗器，換上衣服，獨個兒往村外趕去。

#### 四 鐵羽竟中分古洞陰森驚異事 昏光搖冷夜哀呻慘厲驚雄心

這時，全村的人，雖都趕往議事廳廣場，觀賞花燈，奉命守望的人，却無一個離

開，好在遠看也是一樣，都各守原地，向前遙望，反因人都聚往中央，更加留神戒備，一絲不懈，鐵笛子本不願有人，知他走出，見出口一面，靜悄悄的，守望的人，藏處又極隱祕，外人看不出來，仔細查探過去，一個也未離開，心中高興，分別慰勉了幾句，又各教上一套話，有人如問，照以回答，說自己出村查看，順便請那幾位出巡和相助守望的賓主數人，走向高處，觀賞花燈，說完，快到村口，忽聽一人說起，曾空兒，尙勤，二位小俠，出村已有一個多時辰，說是去尋一位新來的好友敘闊，就便散步等語，暗忖，曾尙二人，近數日來，屢告奮勇，要代衆人出村守望，因他來者是客，就是以後久居在此，至好弟兄，不分彼此，在初來未熟習以前，至多和主人一樣，分班輪值，也不應使其多勞，何況天寒歲暮，所去之地，荒涼黑暗，離口外山村又遠，二人偏又勇於任事，一出就是多半日，必須經人催請替代，方肯回轉，今朝天才剛明，便趕往村外，去將童三哥夫婦替回，連中飯都在口外村人家中吃的，下午派人，兩次往請，方在靠近通往後山的崖頂上面尋回，吃完年酒，便說，村中花燈好看，連日不曾仔細賞玩，打算遊玩全村，看完花燈，再看烟火，中間又走回來，向大家彼此辭歲，說笑了一陣，連誇花燈真好，先拖旁人同去，因有好友新來，正說得高興頭上，誰也不願當時走開，打算放烟火時再去，二人偏等不及，各自先走，大家還笑他，那麼聰明，得有師門真傳的英俠，童心還是未退，由此使未見他回轉，因是良友至交，雙方師門，淵源又深，是能來此久住的，都是親同骨肉的自己人，誰也不會對他留意，方才下樓，往尋南曼，還料二人，也

在場上看花，曾想就便尋他，聽村人所說時候，分明二人，說看烟火，乃是假話，剛一離開，便往口外趕來，來路幾處守望的人，并未發現，定是有什事情，不願人知，除村口必由之路，非由人家後園經過，入口又有專人把守，無法隱瞞而外，仗着常時出村往來，深知虛實，和守望人，埋伏之處，并還特意設法避開，此舉并非容易，也許乘着人們，成羣作樂之時，用什巧妙方法，方得瞞過守望人的目光，偷偷掩了出來，這兩人決不會有什別的意思，祇是少年好勝自恃，胆子又大，照此形勢，不是發現山外有什可疑形跡，沒有看准，想要查探明了再說，便是口外，有什約會，因知村中多事之秋，不知細底的人，不便引進，他和我們，雖是交厚，雙方淵源甚深，到底初來不久，還存客套，來人也許爲了我們之事而來，都不一定，似此行踪隱秘，必有原因，再一轉念，重又想起方才所料的事，心中一動，忙告村人，如有出巡和輪值的人經過，可代告知，請其代尋會尙二位，請其回村消夜，不必提我，說罷，匆匆走去，走出山口外小村一看，村中雖也點有燈火，照樣歡樂，但恐萬一被人看破，享受都在屋內，不重外表，除樹林中，掛着幾盞借作信號的紅燈而外，到處一片漆黑，老弱婦孺，十九去往新桃源，遊玩花燈未歸，奉命輪值的，由高處望見隔山，放出那麼好的煙火，天都映成紅色，也都趕出，援上附近高崖頂上，往裏遙望，除幾個掌管信號，奉有專責的壯士而外，連附近幾處守望的人，也都就近登高，連裏帶外，一齊眺望，側耳往裏細聽，因裏外相隔頗遠，又有大片峯崖擋住，祇望見天空中，大片發亮的紅影，村中花燈煙火，不是登高遙望，

固看不見，連那鑼鼓歡呼之聲，也被隔斷，祇放大花燈時，偶然聽到一兩聲炮响，隱隱傳來，雖覺這樣還好，終不放心，仗着路熟，目力又強，特意由黑暗中，掩往高崖角上一看，原來村中煙火花燈太繁，登高遠望，村中田園房舍，雖被四外峯崖遮住，和平日一樣看不出來，那高出雲天的煙火，却似億萬星花彩浪，在當空飛舞不停，連那一輪紅日，也都望見，常人眼裏，必當有什神仙，當空施展法力，現出這片奇景，決想不到那是人力所爲，先頗疑慮，後來想起，全村都是危峯峭壁環繞，又當亂山深處最高之地，以前曾往四面峯嶺上，仔細查看，均看不見，東南方雖可看出一點，但是相隔太遠，中間又有大片森林，不到東峯絕頂，仍看不出，村外一帶，祇有此時所立危崖，可以看到羣山環繞中，空出一片，并不能看到底，就這樣，除却所立高突向外幾難立足的一角危石而外，也看不出，即使有人來此，也決尋他不到，方才村中所慮，實是多餘，何況空中，暗雲低下，像要下雪神氣，稍一隔遠，連那一片紅影，也看不見，何必多疑，心中一定，留神查聽，四山靜蕩蕩，黑沈沈的，不似有什異兆，忙又趕下，遙望前面暗影中，火星一閃，知是華亭小雙俠，徐立，徐果，和兩個外客，帶了幾個村中少年出巡回轉，內中一位，名叫歐陽大壯的，外號小老兒，喜吃旱烟，必是前途無事，歸途取火吸烟，本想見面，又因此行機警，會尙二俠，如與一起更好，否則，村人也必告知，暫時還是照着預計而行，比較穩妥，念頭一轉，當地恰是那座通往兩條出口的崖洞旁邊，忙將身子，往裏一掩，待不一會，果是華亭小雙俠等，巡山的人，交班趕回，會尙二俠，

并不在內，可是歐陽大壯，并未抽烟，先那一星火光，共祇閃得一次，也未再見，因與衆人來路相同，先未理會，等人過去已遠，忽然想起大壯兄，雖然自恃本領，專學乃師癩和尚師叔的樣，故意裝成一個小老頭，言動滑稽，人却機警仔細，他們過時，都使輕身功夫，聲息全無，自己如非先見火光，事前料到他，來路又對，格外留心，目力稍差，也看不出他們人影，可見他們，雖未發現敵踪，行動仍極謹慎，曠野黑暗之中，稍有火星，老遠便可看出，他們決不會這樣疏忽，就吸旱烟，也必覺地隱避，不會公然發火，再者，剛見火光，掩入洞內，他們人便趕回，遠近相差頗多，此火如是他們所發，來勢也必不會這快，心方生疑，暗怪自己疏忽，准備掩往前途發火之處窺探，忽聽崖洞深處，隱隱傳來呼喝之聲，再聽業已停止，心中一驚，更不怠慢，正要尋去，忽又聽到半聲，彷彿那人，正在怒吼，祇喊出一半，便即收止，越發驚急，忙將手中寶劍取出，仗着平日走慣多次的熟路，又料洞中，如有敵人，必走直路，特意照着所記地勢，趕出不遠，便穿進亂石叢中，繞將過去，爲防萬一，連燈筒也未取出，全仗心靈，記憶力強，動作輕巧，由黑暗中，一路摸索，掩將過去，走完三分之二，相隔對面出口不遠，前面亂石更多，越發難走，方想，這廝如在洞中潛伏，這裏點上燈火，不會被人看出，莫非把人害死，便自走去，怎會沒有一絲亮光，幾次側耳靜聽，均不再有聲息，沿途亂石，縱橫錯落，黑暗之中，實在礙脚，剛想取出燈筒，朝地面稍爲照看，人也由一大石之後繞出，忽然瞥見相隔不遠，石堆前面洞頂上，有光影微微閃動，石縫中也有火光映



射，崖洞高大，光不甚亮，忙即停手，雙手緊握兵刃暗器，輕悄悄掩將過去，暗中走來，稍有火光，便可辨路，同時又聽得有人低語，囑咐同伴之聲，口音甚熟，雖未聽清，業已明了幾分，心情越發緊張，一路戒備，又繞過兩座大小石堆，方始到達，火光照處，前面石縫中，插着一枝粗如人臂的火把，火焰熊熊，火頭雖大，但因崖洞高大，四外奇石森立，互相掩映，猙獰飛舞，宛如鬼怪，尺來高的火頭，吃洞中陰風一吹，火焰搖搖，明暗不定，火又有烟，這一帶石縫甚多，到處都有冷風灌進，陰氣逼人，越發顯得景物森厲，看去可怖，目光到處，瞥見火把對面，怪石下倒着兩人，正是曾空兒與尙勤兩位小俠，空兒雖然被擒，神氣還好，正在低聲勸告，尙勤却是憤怒已極，人又斜臥在一片亂石堆上，身子不能轉動，石角尖厲，更加難受，人也怒發如狂，見鐵笛子尋來，滿臉愧憤之容，剛剛急呼，六哥，快些賜我一劍，這廝欺人太甚，今生敵他不過，不想活了，鐵笛子見二人身上，并無綁索，人却不能轉動，便料敵人，不是好相與，不知點的什麼利害穴道，能否解破，還無把握，急急交加之中，還有別的顧慮，略一尋思，空兒聽尙勤怒吼，正在一旁，低聲埋怨，見鐵笛子，想要伸手，忙又低聲急呼，六哥且慢，此時我們被人點了穴道，鐵笛子見他，神情緊張，目光注定洞口那面，忙即將身折轉，接口悄答，小弟知道這位老人家，偌大年紀，如何與我們後生小輩，一般見識，我雖不知點的什麼穴道，以二兄的本領，尙被點倒，恐非小弟，所能解救，不過，尙兄後背，緊貼在一片碎石之上，此時不能運用真氣，如何能耐，我自會小心，將他移開。

曾兄不必多慮，尙兄跌在這樣成名老輩手裏，他到勝之不武，你并不算丟人，何必這樣負氣，隨說，人已伸手，將尙勤腿頸，輕輕托起，放在一片平石之上臥倒，就這樣，人已痛得滿頭直冒冷汗，鐵笛子心中有氣，但一想到事關重大，小不忍則亂大謀，這類點穴法，利害已極，自己就能問明地方，解救過來，暫時人也難於行動，一個不巧，被對方加上殺手，反而有害，祇有抬回解救，有人相助，預先服上靈藥，比較穩妥，但是必須軟床來抬，還要慢走，此時此地，如何尋人，對頭分明有心作對，人也必在附近隱藏，稍一出手，二人立有性命之憂，再者，人也不敢離開，心中祇管又恨又急，左右兩難，表面還不敢露出，想了想，祇得強忍怒火，准備先問明了經過，再作計較，看出曾空兒，比較心平氣和，人也機警，忙朝尙勤，匆匆勸慰了兩句，轉朝空兒身旁趕去，開口詢問，人在那裏，空兒答說，方才在此，六哥未到以前，一去不歸，是否走開，拿他不定，事情也難全怪一面，你須留心洞口此人動作，神速如電，但他下手以前，并不暗算，如今事還難料，容我說完經過，再定如何，鐵笛子問完前情，才知曾尙二俠，下山不久，乃師又是峨嵋派名宿商風子，第三代的門人，洛陽三劍中的老大哥，太皓鈞沙一塵，和關中諸俠老鐵笛子齊全，武當男女諸俠，師徒多人，長幼兩輩，多是深交，二人未下山以前，便聽說起，關中新橋源，男女諸俠的英名，心生嚮應，大俠習生，和華亭小雙俠，以前又見過一兩面，先到關中，尋人未見，山口外土人，是認得諸俠的，全都守口如瓶，諸俠又是行踪無定，常時改變形貌，近山一帶，格外小心，不願外人知道，二

人問不出來，又往山中尋找，不料發現一本靈藥，又由一個裝束樵夫的村人口內，探出諸俠，均在外面救災，連往山東河南一帶尋訪，直到智生等男女五人，快要回轉，方始見面，中間連與惡賊相遇，拼鬥多次，均因那株藥草而起，二人心高好勝，樹敵頗多，先還想和兩個著名凶賊，拚他到底，後經徐立，再三勸說，最好等鐵笛子夫婦事完，合在一起，商計停當，再將這類惡賊，一網打盡，免得輕舉妄動，人少勢單，反爲所傷。同時，又遇一位師執，談起乃師，人已回山，二人急於將那藥草送回，并向師父求教，便和智徐諸俠，約定相見之期，各自回轉洛陽伊闕，乃師沙一塵，問明在外經過，又向二人，警告了一陣，令其留山用功，到時再往赴約，走前談起二人在外樹敵之事，重又語誠，說你二人，雖然得我傳授，到底功力尚淺，遇事必須審慎，否則，你們走後，我便要往海外採藥，不能顧你，受到惡人侵害，豈不冤枉，二人便向師父力言，此去決不貽羞師門，那般惡賊，實在可恨，遇上還是放他不過，好在閩中諸位弟兄姊妹，業已結交了一多半，同仇敵愾，早已商定，有此許多同道之交，決可無害，沙一塵最愛惜這兩個門人，仍不放心，又寫了一封親筆書信，令交智徐二人，轉交閩中諸俠的師長，意似二人年幼，功力尚淺，外面朋友又少，難得雙方，少年弟兄，一見如故，正好合在一起，隨同歷練，并學新桃源救濟窮苦的方法，以爲將來立功之計，智生見那信不曾封口，看出沙一塵的用意，似因新桃源，深藏山中，每年要由山外，救進不少的人，外面惡賊對頭又多，平日戒備嚴密，除却救入山中的苦難人民，不知對方，來歷細底，決不使其走

進，越是來人，有點本領，越發留意，雙方師門淵源雖深，和諸俠見面時少，曾尙二人，更是初交，因其得有師傅，胆大好勝，近來各地惡賊橫行，二人樹敵又多，恐其吃虧受害，師長人又去往海外，要過幾年才回，無法兼顧，欲令二人，從此和自己這些弟兄姊妹，合在一起，就便歷練，一同除害救人，但因雙方，相交日淺，故未明言，借此一信，略露心意，想起師門交情，和對方師徒的爲人，多此兩個好幫手，自然求之不得，當時喜諾，并告二人，諸位師長，前年結伴出遊，要到過年二三月間，同往洞庭湖心洲，作那按時舉行的聚會，方始尋得到人，到時我們多半都要前往拜見，當請二位老弟同行，再將書信呈上，從此二位老弟，便算我們自己人，不作客套了，二人見新桃源，真個人間樂土，無一樣不使人心悅誠服，又結交到這許多同輩良友，心雖喜極，但知村中規矩，除偶然來住的賓客外，祇在村中，住滿一月以上，便須和衆人一樣，一同力作，便是外客，也不例外，否則，到了農作樵採出獵，興建土木之時，全村無論長幼，都要一同下手，主人至多留上一兩人陪客，餘者均有事做，祇管主人，照樣禮款款待，不會開口，客人見主人那麼用心出力，終日勤勞，越是爲首有本領的，出力越多，那一樣都要顧到，自家閒在那裏，坐享現成，還要耽擱人家光陰，來招呼客人，就是風景多好，閒居終日，看人動手，也實無趣，怎麼也都找點事做才罷，好在來客，都是同道至交，日子一久，均成習慣，許多外來的英俠，反到因此生出樂趣，往往抽空入山相聚，不捨離開，爲了全村勞逸相當，春秋佳日，又有種種娛樂賞心之事，樂勝於苦，人

心又都一致，樣樣使人看了，周身舒服，近一二年，來人越多，幾於川流不絕，此去彼來，常時高朋滿坐，每年年終，必有許多嘉賓光顧，當年七俠相繼回山，又有賊黨來犯的消息，連那有事在身，準備開春再來的，也都提前趕到，年終這十多天，人來越多，準備暫住不去的，竟有三四十人之多，內中到有一多半，均是奇才異能之士，二人平日，無什相交，先是喜出望外，周旋來賓之中，隱以主人自居，高興非常，自從那日，去往後洞打獵，發現怪人怪鳥，當時也未理會，本年來賓，因知主人，將有外敵來犯，均告奮勇，由智生領頭分配，輪流去往村內外各地，巡查防守，二人本想多出點力，恨不能當時立點功勞，才對心思，第三日無意之中，由一村人口中，得知村中舊例，每年一過正月十五，全村的人，都要正式開始勞作，事前在慶賞元宵，結束新春樂事，開始生產的頭一日，十五的白天，全村還要舉行一次春宴，儀式隆重而又整肅，比起年節盛會，另是一種氣象，一面當衆宣示，本年應興應革之事，和改進農作樵採，畜牧打獵的方法，一面把去年出力最多，立功最大的人，各按本身智能所及，和這一年中，所超出的進展，定那功績的大小，在鼓樂歡呼聲中，披紅掛彩，湧上廣場當中所搭喜台，受衆禮敬，以爲榮耀，爲首諸俠，照樣均有專人記載，照本身說，雖然立功最多，但因爲首諸俠，智能較高，另有建立功勞的目標，也按他本身的智能，來論高低，去取更嚴，照樣也有不及之時，祇管仍是首領，人心始終擁戴，因爲首七俠，意欲借此自勵，好爲衆人，更多出力，取法最嚴，平日功績，雖然真多，終有一點高低，祇管全村人心歸向，

所選主持全村的十五個人，七俠雖無一次落選，人們的信仰，更是越來越深，爲了七俠，彼此功績，各有高低，經記載的人，當衆一說，拿實事一比，用不着爭功謙退，便在萬衆耳目之下，現將出來，中有一兩個，爲了境地和所遇之不同，稍爲落在後面，便不能去往喜台受賀，那些專在山中勤勞做事，出力較多的村人，坐滿了一台，爲首諸俠，反到有人，不能上去，人心始而不以爲然，後經諸俠，說明此舉用意，和各人智能處境之不同，須由本能所及，加以發揮，超過所能辦到之事，爲衆人多用了心力，才算合格，如其一律拉平，勢必樣樣功績，均被爲首的人佔去，與大量村人無干，而一般人，也必認爲本身無什知識，反正及不過人家，一面養成倚賴心理，樣樣倚靠上面，一面墨守成規安分守己，把本身的事做完便罷，不再偷懶，便是好的，這等做法，必使衆人本身的智能，難於發揮，如何能够改進，我們蒙大羣父老弟兄，推爲首領，便應想盡種種方法誘導，使其走上安樂康健之路，才不負你們委託之望，別的不說，你們此時，這樣自卑，我們聽了，先就慚愧等語，所解釋的話甚多，無不入情入理，衆人方始信服，也都激勵起來，雖是見慣無奇，不以爲意，可是爲首諸俠，却都兢兢業業，惟恐落於人後，無論對內對外，始終不避辛苦艱險，絲毫不懈，山中的事，衆人耳目共見，山外所爲，回山也必據實說出，由那專人記載，像當年這樣，爲首諸俠，十九同上喜台，便是內中有人，想要謙退，聽衆村人的口氣，那麼熱烈，也辦不到，曾尙二人，聞言暗付，諸位兄弟姊妹，業已商定，曾有明年十五春宴會上，宴衆宣說，「請我二人，入村久居，從此

便是主人之一，他們慶功，均按各人能力時地來定，公平合理，我們初來，如在春宴會前，立下功勞，第一次雖不能推上喜台，也是體面，爲此一念貪功，恨不能當時便有敵人來犯，一試身手，本就想在年前，做一點事，而鐵笛子，又太謹慎，先受藥夫子師徒囑咐，又接丙四姑來書，指示機密，均是不到時機，不能明言，雖和幾個素來持重，對他極端信任的人，商計了一陣，有許多話，均未詳說，因覺會尙二人，雖是至交，人又熱心，終嫌年輕氣盛，胆又太大，恐其萬一生出枝節，有多少話，不會告知，并還再三囑咐，如其發現前見一人一鳥，不可動手，急速回村送信，自有道理，二人一個聰明機警，但因年輕，經歷不多，常時用心太過，以致發生誤解，一個性剛好勝，胆又太大，遇事往往冒失，如非會空兒，人還謹慎，往往爲了疾惡太甚，惹出亂子，剛一下山，便樹下許多強敵，便由二人不自量力，胆勇太過之故，二人看出前遇怪人，十分利害，明非自己一面，村中諸俠，却又不願與之爲敵，一時好奇，常借出巡爲名，往前去崖洞一帶窺探，接連多日，均未發現那一人一鳥踪跡，業已冷將下來，這日因往前村，幫助村人守望；無意中想起前事，又往後洞一帶，去打山鷄，因接連往來洞中幾次，均無他異，怪人所留兩根長鳥羽，始終仍放原處，因聽鐵笛子之言，并無一人動過，那鳥羽長達兩尺以上，却不甚寬，近根處絨毛頗多，甚是軟柔，前端大半根，却是堅硬非常，毛和鋼針也似，烏光黑亮，當日山鷄頗多，林野安靜，冬陽晴美，一點沒有費力，便打了十多隻，一算村中人數甚多，不够烤吃，恰巧後洞輪值的人，剛剛交班，因往前村尋

人，由當地經過，二人便託他把已打到的二十來隻山鷄，帶回村去，準備夜來和諸俠烤吃消夜，并送那人兩隻，還想在當地搜尋，多打一些回去，不料大羣山鷄，吃二人一陣亂打，業已驚飛四散，無意中却發現兩隻肥鹿，也是空兒，想擒活的，未發暗器，滿山追逐了一陣，仍被逃走，不會追上，天已不早正往回走，本意洞中黑暗，路雖近上許多，却不好走，打算乘着天未黃昏，越崖而過，相隔洞口，也就半箭多地，猛瞥見洞內，有一黑衣瘦小人影，朝外探頭，一閃不見，二人猛想起那日怪鳥飛走之後，隔了些時，東山崖那面，空中現一黑點，極像先飛走的怪鳥，在雲中飛翔，跟着，便有一黑衣小人，頭上撐着一頂形似小傘之物，朝下飛落，由此便不再見，相隔雖遠，當日天氣晴和，也能看出一個大概，那身奇怪裝束，正與此人相似，當時祇覺他，身材短小，如何會像一個未成年的幼童，匆促之間，也未看出是男是女，空兒心想先打招呼，再往裏去，尙勤貪功心盛，業已當先縱入洞內，空兒祇得跟踪趕入，爲了洞中黑暗，上次火把，曾被怪人撲滅，有了戒心，一面連聲招呼尙勤，不令輕舉妄動，一面晃燃火扇，向前發話，請洞中人，出面相見，所說的話，也是不亢不卑，頗爲得體，暗中却是留神戒備，一路時分時合，搜索過去，往來繞了兩圈，并無踪影，也無絲毫回音，第二次回到靠近出口的怪石叢中，見那兩根本來搭成十字的鳥羽，忽然分開，洞中雖然陰森，常有冷風吹動，但那鳥羽，又長又重，從初發現起，連經多日，不曾絲毫改樣，當日洞中，更是風小，怎會變樣，尙勤忍不住拿起鳥羽一看，通體約有兩尺三四寸長，毛羽堅硬，



拿在手裏，頗有分兩，再仔細一看，近根絨毛裏面，還各隱束着一枚金環，第一次過時，還是一個十字，原樣未動，就這一會功夫，竟會分開，變成兩根相對，金環并不甚大，但頗厚重，上面刻有一個鳥頭，和幾個形似古篆的字跡，空兒料知不是尋常，忙令照那原樣放好，再打暗號，分兩面往中心搜索過去，一直尋到天黑，也無絲毫影跡，本想回村告知，後一商量，轡着兩次發現怪人踪跡，均未探明絲毫來意，就此回去送信，顯得無能，也無意思，一面想到鐵笛子所說，不到年初三，不會有什麼變故發生，即便發現可疑，來人祇不出手行凶，深入村內，也都見怪不怪，無須理他，每日分人出巡守望，不過防備萬一等語，心想，自己名師門下，得有真傳，新交這般至好，全都另眼相看，明年春宴以前，就不能爲衆立功，也不應該鬧什笑話，如今來人踪跡，尙未發現，如何大驚小怪，準備剛柔并用，連招呼帶激將，好歹和來人，先見一面，探明來意，再作計較，又見對方，藏伏在此，雖然不肯見人，并未現出敵意，暫時當不致有何舉動，聽鐵笛子口氣，分明此事，他早料到，所以才會那等說法，人怕用心，不如放鬆一步，日常來此窺探，怎麼也能探出他的踪跡，於是回村，并未提起，二次發現黑影之後，斷定怪人，至少也是一高一矮，照此形勢，就是暫時離開，也必常要往來走動，日子一久，早晚遇上，尋到夜裏，想盡方法，不會再見，空兒心細，料那兩根鳥羽，是對方的信符，這一合一分，必有用意，以爲本來是個十字，被人分開，歸途忽然動念，仍在原處，搭成一個十字，方始回轉，次日一早，借故出村，一到便往洞中窺探，十字業已分開，昨日

還是羽根相對，這次改爲前面尖端，對成一條直線，如是被風吹動，決無這樣巧法，何況羽毛本重，又束有兩個金環，這一來，料定洞中，伏得有人，并未離開，如尋兩個幫手，滿洞搜索，又防打草驚蛇，又被衆人知道，與本意相違，略一盤算，重將鳥羽，搭成十字，故意避開，一面留神出口，假裝回去，人却分出一個，由崖頂繞到下面，再分兩路，悄悄掩入洞內，仗着走過幾次，道路已熟，又是白天，洞雖長大黑暗，憑二人的目力，還能辨路，連火光都不需要，一直掩到會合之處，照樣聲影皆無，但那兩根鳥羽，又都分開，針鋒相對，橫在那裏，二人這次想好主意，將鳥羽搭成十字之後，便各掩藏在旁，等了一兩個時候，中間連起身偷看了兩次，居然未動，洞中黑暗陰森，冷氣逼人，使人難耐，實在氣悶，又料人在洞內，不會出現，也許暫時離開，便退到洞外，隔上些時再看，果然，鳥羽由合而分，又成相對之勢，尙勸見對方，軟硬不吃，好說歹說，俱都不肯出現，便將鳥羽搭好，故意發了兩句氣話，拉了空兒，往外走出，離開不遠，冷不防突又回身，就這來去匆匆，轉眼之間，又變了擺法，同是一樣的人，由昨日起，始終不曾發現對方，用過燈火，想盡方法，滿洞搜索，不見影跡，自己始終落在明處，實在不解，由此起，連經許多時候，連用種種方法窺探，都是守在旁邊，鳥羽不動，剛離開幾步，便自分開，老是羽尖對列，還擺的地方，俱都不差分毫，直和遇見鬼怪一樣，不禁由驚奇，變成負氣，說什麼也要將這兩個怪人，尋到才罷，接連好幾天，稍有借口，便往洞中查看，那兩根鳥羽，也不知擺過多少次，都是由合而分，針鋒相

對，這日除夕，空兒覺着接連多日，都是如此，這兩根鳥羽，必是對方一種符號，來意善惡，尙不可測，反正善者不來，來者不善，如是尋常，不會無故來此隱伏，轉眼便是初三，自己既無所得，仍以明言爲是，免得變生蒼卒，無顏見人，爲了一時貪功好奇，鑄成大錯，對人不起，尙勤却說，我們業已守了好幾天，都是白用心思，好在還有兩三日，這兩個怪人，雖然踪跡詭祕，并未現出敵意，山中諸友，又是那等說法，我想一個人，決無不眠不休之理，何況今夜，除夕佳節，對方枯守洞內，連個鋪蓋都沒有，有什麼意思，村中又是通宵歡樂，人都不睡，大家都在熱鬧之時，不會留意，和往日一樣，出來時久，諸兄恐我們在外，勞苦寂寞，老早便命自己人替回，怎麼爭論，說我弟兄，也是自己人，均說過了年，便是一樣，你們新來，理應先盡地主之誼，除却今夜，大放花燈，戒備較嚴，又經來客力請，賓主雙方，才得合在一起，分配輪值而外，平日一交黃昏，便是主人接替，一半不願來客過勞，一半也因月終之時，星月無光，天太黑暗，恐來客不知地理，萬一受到敵人暗算之故，所以前數日，去往窺探，都在日裏，夜來共祇抽空借了題目，往返過一次并無所見，也就拉倒，何不乘着今夜，熱鬧頭上，借看花燈爲由，掩來此地，一開頭便分兩路，掩到洞中，避開正路，貼着洞壁，由亂石叢中，摸索過去，先不動那兩根鳥羽，看他到底什麼變的，如到天明，仍無結果，明朝團拜之後，再向大家明言，率性多派些人，分途搜索，也來得及，空兒早就覺着這兩個怪人，如是對頭，決非小可，自己弟兄，雖然得有師傳，武功劍術頗高，萬一翻臉，能否對

敵，仍拿不准，此舉未免冒險，先還遲疑，後來聽說，當日因花燈太多，放烟火時，聲勢太大，難免驚動仇敵，被其看破，雖然四面峯崖環繞，遠近都發現，到底小心爲是，諸俠臨時商計，仗着人多，容易分配，一面與我商定，除按時輪值的守望人外，全數接往村中同樂，一面由賓主雙方，選出二十多人，兩三個一起，各帶上幾個少年壯士，往來巡查，和走馬燈一般，此去彼來，接連不斷，共分好幾路，非但兩處出口要道，連離開前村十里方圓之內，凡可通人之處，均有專人，常時往來巡查，一面把出巡和守望的時候縮短，不滿一個時辰，便要換班，使其輪流入村行樂，觀賞花燈，不致虛度佳節，尤其出巡的人，分派更是周密，一隊接一隊，川流不息，每半個時辰一次，都照注定地點，在黑暗中，尋上一遍，先往相隔後洞六七里的所在會合，暗中交了信號，再按出入道路，交錯而過，輕悄悄飛馳回來，便算完事，這座崖洞，在前後兩條入口之中，偏在一旁，離開後洞更遠，出巡的人，本還不會走到，自從上次，發現怪人，便加留意，祇爲洞中黑暗，亂石太多，險阻橫生，不帶燈火，極難通行，帶燈又恐遭人暗算，更恐敵人，因此發現後洞入口，不令穿洞而過，兩條歸路，并有好些走法，後洞裏面，埋伏又多，敵人如非緊貼在自己人的身後，便被掩入洞內，也難走進，兩面出口，和崖頂隱僻之處，均有專人，隱伏守望，出巡的人，由外歸來，踪跡雖極隱秘，不由當地經過，如由後洞走出，必要掩來當地窺探，由洞外走過，甚而還要掩到洞口，朝裏查聽，就算危崖高峻，兩面相隔又遠，上面守望的人，看不到崖底一帶，怪人隱伏這一

面，離開出口，祇十多丈，如非怪不遮避，天又陰黑，洞口有人走過，均可看見，真要遇險，將身邊信號旗花，由石縫中，發將出去，一面取出號笛一吹，也能賊來援兵，無須過慮，照連日所見，當夜多半無什變故，如其敵人，真要冒失侵進，村中戒備，那麼嚴密，祇非真個大舉而來，全是強敵，隨便進去幾個，無論本領多高，也是送死，自己學了一身本領，稍有強敵，便自胆怯，豈能成事，何況對方，來歷用意，還未判明，真有惡念，也不會是這等神氣，當日又聽華亭雙俠，談起那一人一鳥，介乎敵友之間，始而還恐應付失宜，多此一個大對頭，許多討厭，自從昨夜嶺南女俠宮小小，奉了師命，趕來度歲，并助衆人禦敵，談起事情許多變化，賊黨雖然凶焰越盛，自己這面，也多了兩位高人相助，便那怪人，真個翻臉，祇在初十以後發難，便可無慮，并說，此人也是左右兩難，業已改邪歸正多年，深知利害，不是萬不得已，不致翻臉出手等語，可見遇時，祇要能够臨機應變，不去激怒，也不致於爲害，不料徐氏弟兄，幾句無心的話，幾乎送了二人性命，空兒想來想去，均覺事情雖頗艱險，憑自己的心思能力，決不致於受人暗算，把事弄糟，共祇半夜功夫，如其探明細底，再和衆人商計，豈不好看得多，尙勤更疑心怪人，湊巧還是自己一面，也許有什強敵要來，被他知道，又不願與衆人相見，或恐洩漏機密，驚走來賊，特意守在這裏，暗中出力，將來賊除去，都是難說，那兩根時合時分的鳥羽，便是他的信符，或與來賊，有什過節，借以表示，否則，先前因不知他的用意，將所留鳥羽，連變更多次，又說過許多激將的話，要是對頭，早已發

作，那有明知我們看破他的踪跡，始終守在這裏，偏又不肯見人之理，就是第一次火光被他撲滅，也無下文，并不能當他敵人看待，空兒雖不以他爲然，一樣貪功好勝，竟被說動，始終不曾明言，吃完年酒，談了一陣，便借看燈爲由，溜將出來，仗着連日往來多次，隨時留意，地理已熟，連沿途守望埋伏之處，俱都知道，立意費這一夜心力，查明細底，惟恐村中諸俠，命人尋他回去，或加勸阻，不令涉險，除出口兩人，無法隱避而外，十九避開，對人祇說隨同出巡，繞往後洞回去，一離村口，便避開崖上守望人的目光，尙勤掩住洞內，曾空兒施展輕功，攀援危崖，繞到前面出口縱落，先掩伏在外，四面窺探了一陣，見無動靜，估計尙勤，快要繞到存放鳥羽之處，然後輕悄悄往洞內繞去，剛一進洞不遠，便見裏面，怪石叢中，有光影閃動，從所未見，知道來時，所料不差，這兩個怪人，果然睡在洞中，以爲此時無人會來，業已點了燈火，也許弄些酒食，在彼度歲，做那應景的事，這一發現光影，路更容易看出，正貼着怪石，耳目并用，掩將過去，相隔漸近，旁邊石縫中，已有火光映射，側耳偷聽，并無聲息，尙勤也不知尋到沒有，忽然發現石後火光中，黑烟飛揚，火光也頗昏黃散亂，想起對方，形同鬼物，曾有許多怪處，洞中怪石森立，都是平地突起，槎枒猙獰，暗影幢幢，惡魔鬼怪也似，景物陰森，使人心悸，深山古洞，又當暗夜無人之際，一陣陣的陰風，四面吹來，覺着對方，如是正人君子，就他脾氣，多麼古怪，也不會在這類陰森淒厲，暗無天日之地，停留不去，由不得心生警惕，加了仔細，等到提着心神，掩往石後，因尙勤尙無聲息，不

知到末，恐其粗心大意，舉動冒失，無意之中，涉險吃虧，那條石縫又高，擋住日光，援將上去，雖極容易，但因連日經歷，看出對方輕功，比他更高，形踪飄忽，簡直不類生人，始終是在暗處看人，稍一疏忽，難免警覺，就無危害，被其隱避，再要尋他便難，特意貼着那堆怪石，繞往尙勤來路一面，意欲搶先迎住，會合一起，再行設法窺探，那堆怪石，約有畝許方圓一大片，參差矗立，怪人停留發光之處，也有三丈方圓一片空地，一面靠着崖壁，并有幾塊大小平石，高祇尺許，可以坐臥，所留鳥羽，放在一小塊離地兩三尺的斷石樁上，旁邊散着一堆碎石，第一次入洞，雖已發現，但似剛斷不久，不知怎會那麼粉碎，做一堆散在石樁旁邊，二人均曾去過多次，空兒初意尙勤，還未走到，故此聲息全無，那知剛剛繞到前面，便見一條黑影，立在那裏，火光斜射中，正是尙勤，滿面都是驚怒之容，看意思，也似剛剛掩到，忙即趕過，隨着尙勤手指之處，往裏一看，不禁嚇了一大跳，同時，便聽慘哼之聲，要知後事如何，請看下集分解。

翼人無影雙

第六集

一九五一年五月出版

定價

著作者 還珠樓主

出版者 滙文書店

發行者 滙文書店

上海(11)山東中路二〇二弄三號

各埠各大書局均有出售